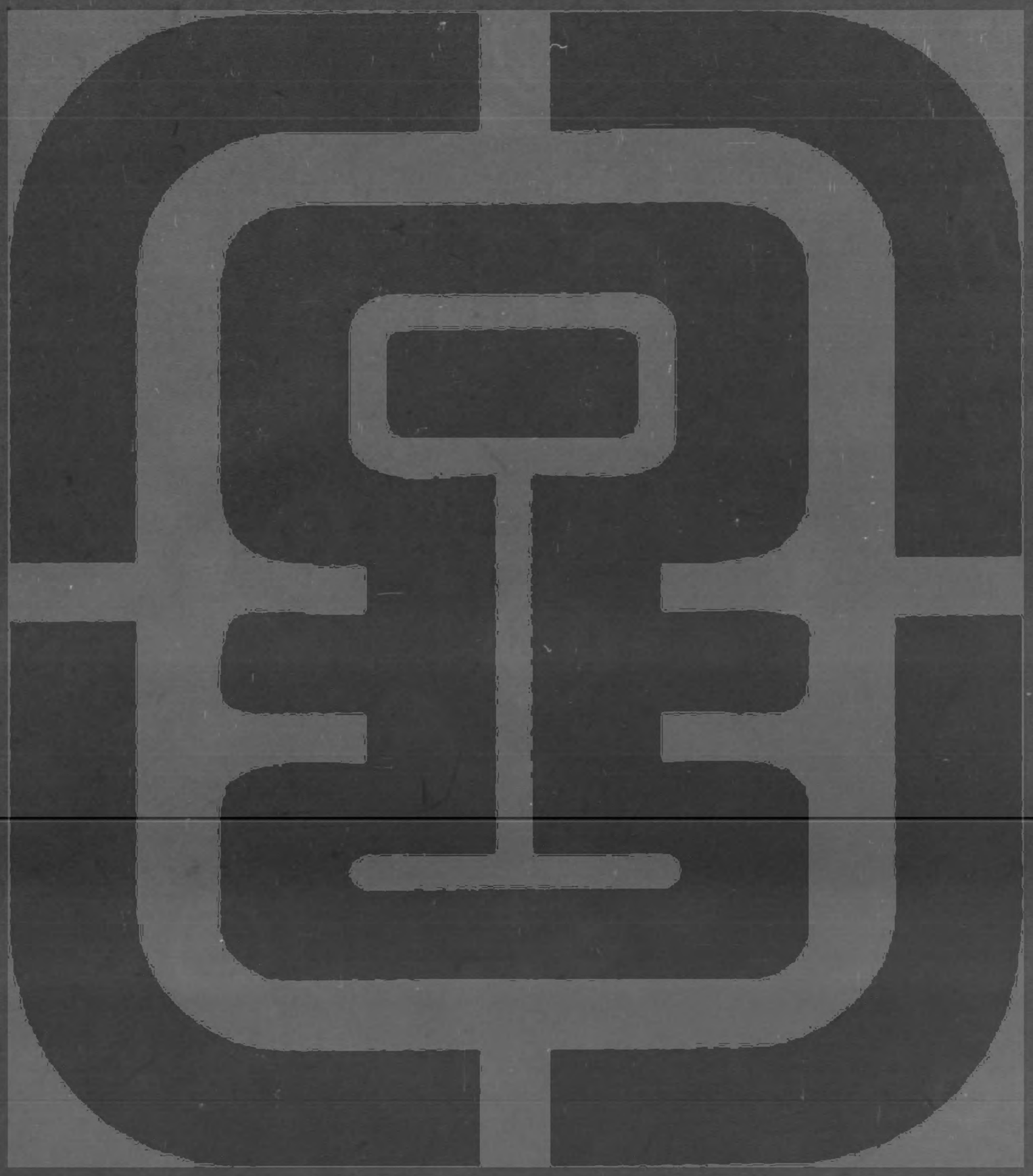


胡仲子文集序

韓退之抗顔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敬弟子禮之
習之謇然不甚相下崇言正論往往與退之角其優
平賦二書脩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
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瀛嘗以為
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真
豪傑之士哉古之君子其自處也高其自期也遠其自
視也尊其擇師與友也審舉天下無足慊意者則求古
人之賢者而師友之苟有得於心矣當時知否不卹也
身之賤貴弗論也行之為事功宣之為言論一致也其
心廓然會天地之全而游乎萬物之表視古今如一旦
暮視千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鄰而與之語何暇以凡

近者累其心乎孟子舍子思之門人而願師孔子非遺
其師也道宜然也近世學者鄙陋而無志聞古之人畏
如之雷霆鬼神不敢稍自振儻儻焉於庸常之人師云
師云而卒無所成者皆習之之所棄也吾友胡先生獨
不然自其少時誦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驚動其鄉邦
老儒咸畏而敬之及其既長而壯奇邁卓越務師古人
出言簡奥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
今世物也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生嘗師事之
吳公亟稱其才不置黃文獻公晉卿以文學名天下見
先生輒延致共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生亦不為之
屈也諸公既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脩德愈卲而文愈
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為至也
今天子有國之初大臣友薦先生才行　上
不欲重煩以政命為衢州教授會脩元史復
薦入史館史成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學而
先生澹如也先生嘗慕卲子程子之為人所養甚深極
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
所許者衆必以為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為
當其所著衡運井牧皇初諸文有習之之述而所得者
非習之所及也先生年未老而文已傳於時　讀之者
莫不知其為可貴然其可貴者豈特文才哉是則先生
之自得者世之人未必能知雖瀛亦不能盡其詳也瀛
與先生同師於吳公相友五十餘年矣禿齒豁矣見世
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在先生則先生之文豈

獨今之所難遇乎學子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士覽爲
圖其傳来請序之濂不讓而書其首篇所以嘆先生之
善學而牽天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
仲子其號云洪武十三年秋八月癸酉前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制誥　無脩　國史兼太子贊善大
夫同郡宋　濂謹序

胡仲子集目錄

卷之一
衡運　正紀
尚賢　井牧
五行志　犧尊辨
卷之二
慎習　皇初
廣原道　二生對
越人對　樂善論
醫前論　羅文肅公集叙論
讀喪禮
卷之三

擇術
勗言
醫後論
書常九成事
禡牙文
書聽香亭集句後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與孔元夫書
卷之四
歷代易覽序
王氏數學舉要序
趙氏合族詩序
義門鄭氏三老圖序
屠先生詩集序
送胡正辭序
鄭氏義門詩序
卷之五
心學圖序
送趙子將赴北序
贈楊載序
送張傑夫序
送許叅酒還京師序
送袁知州序
青霞洞天游記
紀交
琴釋
原芝
元憲宗諭功臣詰
敬齋說
雲泉釋
荅汪秀才書
古樂府類編序
風水問荅序
諸暨吳氏家慶文集序
缶鳴集序
送徐文昭序
黃岩戴氏合族詩序
華川集序
送陳仲經赴京序
送祝生歸廣陵序
送葉通判序
送周善長歸省括蒼序
送吳思道序

卷之六
孔氏家廟碑
越國公新廟碑
戍趣軒記
樂道齋記
趙氏愚齋記
卷之七
義門王氏祠堂記
清風樓記
安樂窩記
白雲亭記
樗菴記
香溪仁惠廟禱雨記
卷之八
嘉禾頌
文官花贊
怡顏齋銘
敬身齋銘
漢棟題研銘
尚鄫齋箴
楮士文字說跋
朱文公書廣帝廟樂章跋
宗忠簡公告身跋
劉公亮誥命跋 佚
浦陽王氏義門碑頌
新脩廣濟廟碑
天機流動軒記
畏所記
芳潤齋記
知本堂記
悅親堂記
滄洲趣軒記
袤石山房記
為善堂記
瑞竹贊
南極老人贊
處約齋銘
無逸齋銘
居易齋銘
嚴氏子字辭
歐陽文忠公急就章跋
鄭北山復官誥跋
范賢良帖跋 佚

朱侍郎奏稟跋
東方朔贊跋
米南宮書蘭亭禊帖跋胡石塘與王子智書跋
北山紀游摠錄跋　蘇平仲瞽言後跋
劉養浩鏡歌鼓吹曲後跋
童中州和陶詩後跋　李伯時臨韓幹十八馬圖跋
王子端書服胡麻賦跋書賈鄧婦傳後
書王秉夔傳後
書尊生子傳後
書劉府君墓銘
鄭仲涵像贊
卷之九
趙氏大墓表
謝翱傳
何遁山墓誌銘
胡義士墓表
蔡基先墓誌銘
王子智墓誌銘
譚榮甫墓誌銘
韓復陽墓碣
吳季可墓誌銘
卷之十
悶貞淑文
弔董生文
招鶴辭
東征詩
長清操
白鹿引
少梅賦
子為于歌
湘筠辭
越水操
風雷引
思沂操
贍彼日矣
長山操
新城頌
之子于征

南長好風
日出照高樹
人生苦偪側
擬古
東望赤城山送友人
寄陳子尚録事
臥龍岡觀賈秋壑故第呂梁碑
夜過梁山濼
書黄賀州平蠻事後
夜宿寶石精舍
南京遇蘇編脩
命童
張節婦
贈鄭生叔車

冬日何可愛
鬱鬱孤生桐
維南佳鞠
示順生
游隱詩
雜興
益清為張伯高賦
西村老人隱居
京口紀行
歸故山
青霞洞天偕章公觀石橋
桐谷山房

胡仲子集卷第一

門人同郡劉剛編

衡運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由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霸等而下終乎閉物之終消長得失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紀之以十二運統之以六十四卦乾天道也健而運乎上坤地道也順而承乎下天地既判其氣未交為否既交為泰始乎乾訖乎泰四卦統七百二十年是為天地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為震坤一索得女而為巽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夫婦之道也始成為恒既交為益乾再索得男而為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為離離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婦之道成為既濟既交為未濟乾

三索得男而為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為兌兌少
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道成為損既交為咸是為男女
交親之運男治政於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之治也從
父之道大壯也無妄也長男從父者也需也訟也中男
從父者也大畜也遯也少男從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一
百五十有二年是為陽晶守政之運女之治也從母之
道觀也升也長女從母者也晋也明夷也中女從母者
也萃也臨也少女從母者也六卦統一千有八年是為
陰毳權　之運坤陰也得　育而生男乾陽也得
而生女男歸於母女應於父豫也復也長男歸母者也
比也師也中男歸母者也剥也謙也少男歸母也者六
卦統九百三十有六年是為資育還本之運小畜也姤
也長女應父者也同人也大有也中女應父者也夬也
履也少女應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有四年是
為造化符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焉代父
者長男也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屯也中男從長
者也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者也四卦統六百七十有
二年內外以剛陽治政是為剛中健至之運陽剛之極
陰必行之代母者長女也從長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
也鼎也中女從長者也中孚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
四卦統七百九十有二年內外以陰柔為政是為群愚
位賢之運陰隨於陽為順豐也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
也歸妹也隨也少女從長男者也節也困也少女從中
男者也六卦統一千八百年是為德義順命之運陽隨

於陰為不順渙也并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也蠱也少男從長女者也族也貴也少男從中女者也六卦統一千八十年是為感妬留天之運長男既息為男之窮也長女既息為女之窮也於是中男與少男相搏焉蹇也蒙也二卦統三百三十有六年是為寡陽相搏之運陽之搏也陰必隨之於是中女與少女會焉睽也革也二卦統三百八十有四年是為物極元終之運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陽來陰往太乙臨之不浸則不極不極則不復復而復始非聖人不能也聖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五伯之衰而不能為太和之春者何也未臻乎革也仲尼沒繼周者為秦為漢為晉為惰為唐為宋垂二千年猶未臻乎革也泯泯梦梦天下之生歎望其為王為帝為皇之世固君子所深患也余聞之廣陵秦曉山迺推明天人之際皇帝王伯之別定次于篇

正紀

六合之大萬民之衆有紀焉而後持之何紀也曰天紀也地紀也人紀也天紀不正不足以為國人紀不正不足以為君地紀不正不足以為天下何謂天紀天子無所受命者也其所受命者天也故國君受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義至公也堯有天下七十載而得舜舜有天下五十載而得禹舜以德禹以功其得天下也不曰堯舜與之而曰天與之于天故湯放之由湯之後紂承其紀而又絕于天故武

王伐之天下不以湯武為纂而曰此天吏也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所興又孰可廢乎皆歷數也虞夏商周之取與異道皆推至誠以順天者也而後世歆以詐力為之始亂天下之大義矣何謂地紀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勢至順也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抵太華而北逾大河並太行抵恒山之右循塞垣至于濊貊胡門也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並商山抵上洛而南逾江漢至於荊衡循嶺徼至于百粤是謂南記越門也其間包有巢穴青徐荊楊豫梁雍之地上黨天下之脊也弘農分陝兩河之會也其外四夷居之風氣不同習俗亦異虞有三苗之叛周有昆夷之患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同仁從其族類可也而後世務勤遠畧欲以冠帶治之始失天下之大勢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漢之後汨天之紀者莫曹操若也由晉之後汨地之紀者莫劉淵若也魏晉之事衰世之事也以唐高祖太宗之為君而不能挈天下歸之正者何也高祖起兵晉陽下西河取臨汾鼓行而入長安除暴隋之禁約法十有二條民懷其德威震海內與漢何異哉漢王即位汜水之上蕭王即位鄗南君子與之唐受隋禪獨不與焉非有惡於唐也楊廣弑父與君天下之首惡也與天下誅之天下之大義也不知出此而從事於繁文偽飾犹竊人之鐘自掩其耳知其不可而犹為之是以魏晉自處者矣太宗承武德之後以百戰之師命李靖等將之擒頡利降伊吾

平党項西通吐蕃回紇南致謝元深空人之國俘人之衆驚然自以秦始皇漢武帝不若也魏徵言之不聽顏師古李百藥言之又不聽好須吏之名忘將來之患卒從温彦博之議虚漠南之境徙其部落居吾内地留其君長備吾屯衛而帝加號天可汗刻之璽書是以夷狄自處矣以夷狄處者以魏晉處者以夷狄與之以魏晉處者以夷狄與之春秋之義也蓋將以正天地之紀也天地之紀不正雖有人紀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長幼之序也何自而立哉而人紀之在天下固有不可泯焉者也當魏晉之初毛玠荀彧雖以操之奉獻帝為扶弘義示至公為當時之士如甘寧周瑜金禕耿紀之徒奮不與之淵雖尊漢安樂自謂漢氏之甥而犯恂遜知其奸睦夸不仕其朝忠臣孝子遭時多難未嘗不駢首接跡於當世暴鑕在前而不辟刀鋸在後而不顧吾以是知生人之紀未嘗泯也有能正者豈難也哉故天下莫要於人紀莫嚴於地紀莫尊於天紀亂其一則其二隨之亂其二則三者夷矣漢不亂則操固漢之征西也晉不殘則淵固晉之都尉也天地之紀不正由生人之紀先秦之也非秦隋之亂漢高帝唐太宗亦何自而興哉漢承秦之變變而近正者也唐承隋之變變而不善正者也三紀之立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乎善為天下者亦法乎堯舜禹湯文武而已矣

尚賢

人君無天下之所有以貴則天下莫與侔其勢也以富

則天下莫與較其利也以權則天下生殺之所由懸也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而必有待於賢者知天下不可自用也人雖聰明靁知一堵之外目有所不見十室之間耳有所不聞萬鈞之重力有所不舉百工之事能有所不通況天下大器也舉天下之大器重任也而三代王者或以不明而亡或以幼冲而弘濟多難或負過人之才強力辨捷而遂亡國喪家不保其身豈天下之大器重任材力者有所不堪而幼冲不明者能以勝之哉太甲成王以有伊尹周公爲之輔佐故天下不勞而治夏癸商辛有終古龍逢而不能聽有膠鬲商容而不能用故天下不治而底于滅亡用得其人則太甲之不明成王之幼冲可以遷善改過緝熙光明而爲

令主不得其人而自用之則雖夏癸之勇力商辛之辨捷負過人之才而不免爲獨夫得失之幾不可不審也亡國之人非盡不肖典王之臣非必皆賢天之生才何代無之伊尹仲虺巫咸甘盤傅說非盡生於亳邑也閎夭泰顛散宜生南宮适太公望畢公毛公非盡出於豐鎬也亦非素有位而貴也遇之以其道則耕築漁釣逢迹田野海濱之人皆起而任公卿大臣之責伊尹傅說太公望之於商周是也遇之不以其道雖千乘之國萬鍾之粟曾不足以延搢紳游談之士孟軻氏之於齊梁是也道合則合道離則離去就之義不可苟也至治之世以德相尚天下無不可仕之國故君爲官擇人而臣無擇官士患德不脩不患無聞也患業不廣不患無位

也德脩而業廣矣雖欲處衡門而樂考槃也詢衆庶者在閭其能舍乎輿賢能者在鄉其能不舉乎由鄉而達於諸侯貢于天子之廷三適者受上賞不賢者貶爵土則諸侯之責重矣賢者授之以官大賢授大官能者任之以事大能任大事則天子之任又重矣商周之盛上無曠官下無遺才其君臣遇合蓋如此周德既衰春秋戰國之際不能統一於是君擇臣而臣亦擇君以事之然猶以義相尚矣嬴魏夷門監也而魏之公子杜車騎虛左迎之毛遂趙下士也而楚烈王顧奉社稷歃血聽之魯仲連東海布衣也居邯鄲圍城之中不肯西面而帝秦人以為天下士也謽然負其高世之志伸大義於諸侯之上漢唐數百年之盛未有肖其風烈者高帝太宗解衣輟哺傾身散財從海内之士舉天下於反掌之間傳世永久當是時也曰奇士者有矣曰國士者有矣求所謂天下士果何人哉士氣卑而主勢崇偈偈焉以權利相任使使其人固有不屑者矣如魯两生野王二老世豈盡知之乎夫揭數尺之竿懸尋丈之緡鉤蟆為餌而投之河海所得者鱷鮪之屬耳吞舟之魚終不足致也其為術亦踈矣人主之心其精神念慮與天地相酬酢苟積至誠廓至公求天下之賢以寅亮天工孰不風動而應之於下天下至廣人才至衆其要莫先於論相相之賢否官之得失所係也官之得失政之隆替所係也由君子言之是猶後世之論相也未能盡古之道也治天下有本君之謂也治天下有要賢之謂也其本

正者天下不勞而治其要得者天下之本不勞而正漢
唐之君莫或知之其有天下非不求賢也其求而用之
者不過以郡國之政有不舉耳朝廷之治有不倫耳公
卿大夫之職有不稱耳未嘗知正天下之本也為公卿
大夫者亦以為能寄郡國之政佐朝廷之治於職足矣
未有能正天下之本者也王伯之畧混聖賢之道塞非
此其故乎蓋至趙宋而後世之君子有以此為任者而
其主不能擇也帝王之大經大本託之空言而無補當
此之時得君專且久者皆時匪人假儒術以濟其奸者
也易言拔茅連茹泰之君子以此進其君子否之小人
亦以此進其小人二者迭為消長故知人之難非獨難
於君子而深難於小人至於君子之小人則又難也其
言辨其行堅其見聞之博足以出人之不能其情貌之
深足以欺人之不測其知術之巧足以移人之所好而
不悟其才藝之美足以行人所難而不憚其名君子實
則戾也辨之早去之不果植為朋黨惡知其非君子也
雖有君子橫罹口語又恐知其非小人也知人則哲帝
陶唐氏猶難之共工崇伯之屬衆所共賢者也而帝獨
以為非賢其後果不賢也於是去之而帝之廷無惡人
矣於是禹皐陶為帝臣者皆得著其成　主敬進賢
而不能遠小人不足以言知人不知人不足以言得人
非常之士待非常之主然後用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其興於此時也蓋必有之矣其興於此時也予必得而
見之矣

井牧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已亦不以私於人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之制是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散散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散散矣為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猶己飢之一夫之寒猶己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隷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為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賤累鉅萬治生產畜牧膏壤十倍上擬封君編戶之氓無立錐之地則卑下之為役為僕不暇願其身貧富不均勢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其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啓

閑田給受民不復獲其實徒為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
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
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
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蔽言
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猶而民不固
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勢馴致也時敝則法亦敝故均田
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為井井有溝
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有洫四甸為縣四縣
為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為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
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
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
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

蓋二法竝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爲甸地距國中二百里郎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爲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爲縣地即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爲畺地即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爲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于公孟軻氏所謂皆十一者是也鄉遂之地萊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萊與易者則易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入脩千乘之賦況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畺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爲貢商人用之以爲助而周人無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爲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爲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

有恒産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竝耕勞逸巧拙不
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
財不匱富者無以取驕絶兼并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
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丘甸車長轂於是乎出有
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閒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
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涝則疏之旱乾則引
以溉注少鹵荒八也壯皆土著奸僞不容善心易生
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
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
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爲乎其謂
不可爲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閒萬井爲溝洫者
又萬計包原隰而爲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
十年之久不克潰于成也非大有爲之君不能致其決
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庳之俗薄澆僞之風熾
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徒散多以
限田抑富強猶有撓之者況使盡棄其私家之産乎以
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況生齒滋衆之時乎
慫帰於上奸興於下此不可爲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
何足尼吾事乎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
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
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
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
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
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

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為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徵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為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役袤延萬里塹山堙谷暴矣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遠者況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於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体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為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為唐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　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管商之法軌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

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

為之以紀人事經地利　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
亦可井也此無它善操　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
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五行志序論

人與天地參為三極災祥之興各以類至天之五運地
之五材其用不窮其初一陰一陽耳太極耳而人之生
也全付畀有之具為五性著為五事又著為五德修之
則吉不修則凶吉則致福焉不吉則致極焉徵之於天
則休徵之所應也不吉則咎徵之所應也天地之氣無
感不應亦無物不感而況天子建中和之極為神人之主範圍天地之妙其精神常與造化相流
通若桴鼓然故軒轅氏治五氣高陽氏建五官夏后氏
修六府厥功既成有洛書之瑞是為洪範九疇箕子因
而演之其言天人之際備矣漢儒　明其大要如夏侯
勝劉向父子競以災異言之　采采為五行志又
不攷求向之論著本於伏生　言六沴　見若是
共禦五福乃降若不共禦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爰
用五事建用皇極後世君不建極臣不加省顧乃拘拘
然類求其感應矣否則判而二焉如宋儒王安石之論
亦過也天人感應之機豈易言哉故無變而無不脩省
者上也因變而克自脩省者次之災變既形修之而莫
知所以修省之而莫知所以省又次之其下者災變竝
至敗亡隨之訖莫脩省者刑戮之民是已歷攷往古存
亡之故不越是救者元起翔漠方太祖西征角端見于

東印度為人語云汝主宜早還意者天告之以止殺也
憲宗討八赤蠻于寬田吉思海大風吹海水水盡涸憲
宗以為天尊我也濟師大捷以此見五方殊性其畏天
有不待教而能者世祖無有天下方地旣廣郡邑災異
蓋不絶書而妖孽旒眚非有司言狀則亦不得具見昔
孔子作春秋所紀災異多矣然不著其事應聖人之智
猶天也故不妄意天欲人深自警焉乃本洪範倣春秋
之意攷次當時之災祥為五行志云
五行一曰水潤下水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時則霧水暴
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
潤下其徵恒寒其色黑是為黑眚黑祥
五行二曰火炎上火之性也失其性為沴董仲舒云陽
失節則火災出於是而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
師衆弗能救之也是為火不炎上其徵恒燠其色赤是
為赤眚赤祥
五行三曰木曲直木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故生不暢茂
為變異者有之是為木不曲直其徵恒雨其色青是為
青眚青祥
五行四曰金從革金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時則冶鑄不
成變異者有之是為金不從革金石同類故吉者以類
附見其徵恒暘其色白是為白眚白祥
五行五曰土土中央生物者也而莫重於稼穡土氣不
養則稼穡不成金木水火沴之衝氣為異為地震為天
雨土其徵恒風其色黃是為眚黃祥

犧尊辨

禮有犧尊即獻尊也司尊彝曰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讀獻為犧又音犧為摩莎之莎非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其為尊一而已以其尊之一而謂其音亦同不可也犧尊與象尊相須鄭氏謂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其說亦非也蓋犧尊為牛形象尊為象形皆周尊也王肅云犧象之尊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為尊宋劉敞言古者犧尊彝尊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納酒二家之言近之而杳又云魯郡地中得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青州盜發齊景公冢獲二尊狀類牛象意者古之遺制也苟以為刻木安能久置地中不壞或謂犧尊盛牛象尊盛象亦以木耳非古之遺制也蓋二尊皆以銅為之其取義皆以牛象而得名犧尊為犧形象尊為象形則犧當讀為義獻當讀如憲各如其字之本音可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不害其為器之一也觀於閟宮之詩朱子不敢毛氏沙飾之義而今猶取鄭氏摩挲之音豈非過乎況杳之言足以證肅之說有足信乎宋皇祐中得著尊阮逸胡瑗取其器有脰名壺尊可也著地無足名著尊可也未能必其主名及黃長睿見之始定為著尊以為尊皆有脰唯其無足而著地則礼之明堂位所謂商尊曰著者是也後有若長者安知不以余言為然乎余故具著于此以見名物度數在先王時不過有司之事降及後世雖學者不得而盡攷焉則夫斯礼之失也久矣

胡仲子集卷之二

慎習

門人同郡劉剛編

天下之勢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愎人壞之而有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為之而不足由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議者莫不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歷漢唐千數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敝者此豈其勢難而力不足哉苟卿子曰法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二後王謂之不雅蓋卿有以啓之也自卿之論興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以變古者莫不假秦之柄奮其恣睢之心而為之雖商鞅之刻薄不若是之烈也鞅廢井田止秦之土地改法令止秦之人民而斯也尊主為皇帝舉天下以為郡縣舉天下不復有井

田夷其城郭銷其兵刃人主之勢孤立於上而怨起於下計無所出益倒行而逆施之燔詩書以塗民之耳目黜儒術以臧天下之口說所守者律令也所師者刀筆吏也其變旣極其習旣成秦亡而漢承之聖王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崇教化而興起之此其幾也陳經紀立以為萬世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寬仁定天下規模宏遠矣然未嘗有一於此其後賈誼言之於文帝董仲舒言之於武帝皆不能用又其後王吉言之而宣帝亦恬不以為意觀高帝命叔孫博士之言令度吾所能行為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柰何帝之自畫如此而郡臣不足佐之創業之君後昆所取法由是而文帝有卑之無甚高之喻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之語當更化而不更化當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緣秦之故雜伯以為治遷于中興光武以吏事責公卿顯宗以耳目為明察文法密而耻任遠辨急過而恩意少雖從事儒雅投戈講藝臨雍拜老有緝熙揖讓之風未能盡更化改制之實也故朱浮言罷斥之擾於前陳寵建輕刑之議於後建初之政所以濟永平之失也之數君者在當時號為賢主且去古未遠而因陋就簡未嘗取先王之法一試為之而不效舍之可也不為而舍之烏知其不可乎蓋其溺於所習者久矣辟之戎人生於戎夷接焉雖知其美不能使之一朝去其夷戎之俗此豈其性殊哉習固使之耳古今之相去何以異此有能善變

其習者果孰樂之魏晉之衰天下之亂極矣元魏起代北其先土托後跋之裔也其人民被髮控弦之屬也與漢不侔矣宜未易以禮法理也而孝文遷都洛邑挈其人民而居之均田別里崇祀建學國人莫不有忭心焉獨排衆議而咨之王肅李安世之流釋胡服而為冠帶絶北俗以事詩書王通氏曰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豈不信乎及隋之衰天下有大亂而唐承之太宗却封倫之對從魏徵之勸貞觀之初力行仁義其為化也得矣制官以六典制兵以府衛制民以均田制賦以租庸調其為制也備矣行之數歲家給人足行旅不齎粮外戶不待閉方制四夷之外太平之効可謂盛矣故宋儒以為由文武之治千有餘歲而有太宗之為君方之於漢其寬仁孰與高帝其玄默孰與文帝其所以致此者由其不惑於後世之論能自拔於秦漢之習也向使孝文無卓然之見必為之志雖得中國終於戎翟而止耳使太宗有躬行之實名世之佐舉唐之治又豈殷周之不若乎故俗之不淳不患也刑之不措不患也功之不遂不患也而患無必為之志躬行之實特之者未久也惟聖為能盡倫惟王為能盡制三代之典其王皆聖人也其所以為天下者莫不本諸天理要諸人心大法之則大治小法之則小治苟已為遠則莫之法也其道固存其意猶可識也春秋譏變法而大復古聖人豈好為異哉惧後世不知有先王之法故假筆削力爭之然猶惧不勝況順而下之是猶決江河而放之陸勢必胥

瀹而已耳故余不責斯之不師古而深悼之況法後王由其有以啓之也君子度已以繩接人用柅夫與世遷徙而偃仰者戰國之遺習也卿之意不過如此學術不醇而遂以毒天下太史公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天下有能知其近而相類者為不可行也則秦人之澈去吳非聖人其孰能之

皇初

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溟溟濛濛冀冀由一而二二氣則一雖雖盱盱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靈之謂心道一也人皆由之而有不由者焉德一也人皆得之而有不得者焉性一也人皆善而有不善者焉此人也非天也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為萬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揉穴居野處雖蚊息蜿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為墊毛食血飲雖鷇擊獷搏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為臊蒙以羽革草木而不以為野麼以積薪而不以為薄約以結繩而不以為愚其民安之免於飢寒而不及於災患斯可矣五龍遂人被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攝提彼十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果治也欤宜於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於顓蒙倥侗之域累數十萬年同於禽獸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

聖人不言者蓋無稽而慎之也道本於三皇德著於五帝法備於三王過此以往未之能尚也德固道也而法亦道也所因者異耳山川之風氣不同五方之民異俗古今之風氣不侔歷代之治異宜其要皆所以納民於道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垂卦以開物備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過罔罟耒耜而畋漁農父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關市弧矢杵臼而工商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民固無所措其心思手足之力矣故必聖人而後之為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因時變通不變不通也書契之作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照也其化神而民宜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於道泯乎其迹矣軒轅之後是為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唐虞唐虞之帝為堯舜聖聖相承疇咨都俞南面以臨群臣其治猶黃帝也而政教禮樂之在天下有皋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后夔之屬以典之而又以伯禹摠焉雖有洪水之災四方之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為哉天下同歸於德雖莫之名焉而煥乎其文矣有虞之後夏后氏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既錫彝倫攸敘三年而天下遂於仁不得賢而與之而其子啓能敬承父道以天下與其子猶與賢也及啓之身有扈不服于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啟如有虞之世不可得矣父子相繼所以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湯有慙德牧野之師武王以為有光焉則居之不疑矣

無後商人之意矣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君臣易位天下不以為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世而反之正天下同歸於義義形而法益脩矣禹之興也承乎虞而不及虞者也文王之興承商乎而進乎商者也皆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異者有之其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爾存乎其世焉爾消息者候之徵也淳龐者俗之判也理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治之体也損益者制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妙也通乎消息之候審乎淳龐之俗明乎理亂之幾別乎質文之體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衰王降而為伯伯降而為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驚其私智異說掎挈是非梟亂名實世患為皇猶當為帝苟不為帝猶當為王是三王不足四而五帝不足六也

廣原道

道可原乎不原無以喻諸人原可廣乎不廣無以達諸聖余於道猶望洋也潁川李嶠數顧而談義焉因昌黎韓子之言推本聖人之意充而廣之其在三極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在古之世有皇道焉有帝道有王道焉有伯道焉之數者將孰取乎楊子曰道者無不通也通乎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吾取其正者言之高下者勢也隆汙者時也古今天人之道一耳其大無外其小內且孰為之方體乎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且

孰為之樞機乎形者自形吾不知其所以形色者自色
吾不知其所以色其乘不得已而化乎抑有宰之者乎
吐氣者化含氣者生非杳非冥其通復也甚真物固資
之人莫不由之父子由之以親君臣由之以正長幼由
之以序夫夫婦婦由是而別其為夫婦凡凡弟弟由是
不失其為凡弟政教由是而成禮樂由是而興陰陽由
是而和鬼神由是而寧天下國家由是而治否則亂蠻
夷戎貊由是而服否則叛順之者吉背之者凶得之者
為聖為賢失之者為小人為愚不肖故曰大道
艮其趾大道皇皇莫迷其陽知之至則好之矣行之至
則樂之矣敬樂之必先好之敬行之必先知之董子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董子以言人天則謂之出於天可也
余以天言天則謂之不出於天可也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故泉出於山火生於燧珠以蚌而孕
金以鑛而產玉韞於石中草木之生非土不殖魚鼈之
生非水不育彼皆形器之屬使道而滯於有也何以異
於是惟其無形是為原原原之始是生天地天地既
立是生萬物萬物生生不窮五莫知其所終反而求之
吾得其要於窮亦曰心焉而已矣至虛而靈藏密而充
周是為神明之舍統性統情而萬理無不具潛天潛地
而萬物為之使是為天君五官之宰也百體之所從令
也操而不舍則能養矣養而不貳則能正矣正則靜虛
而動直明庶生矣變化不測矣故至誠如神人以聖人
之心為心則盡聖人之道矣聖人以天地之心為心則

盡天地之道矣天下無二道皇得之而皇帝得之而帝王得之而王五伯不得假之而為伯故自太皞氏以来訖于孔子由是選而傳者槩可見已孔子之所祖絶憲章者與堯舜文武同一轍也孔子既歿或傳或不傳而傳以王通氏韓愈氏之卓見不能究其大全豈道有時而息乎天地之化萬物之生往者過来者續未嘗息也吾浮游其間不知今之為古古之為今而駸駸乎老之將至未有聞也敝敝乎力之不足而不敢不勉也若是者補過云爾子牽無惑焉求若先覺者問途焉川流雖微必至於海丘陵雖高不能為岳尚無止於自畫而進乎不已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云然

二生對

嬀仲子居于太末之墟四閱寒暑矣太末之人莫有知者其形槁然而癯其容遫然而不怡力不能耕志不干進挾兎園之冊而無徒長視却顧日暮途遠顛寔如也毛生過之曰先生何病焉始吾以先生爲有道之士也固無有乎尔夫有道者以天地萬物為一体望之如雲就之如日一陰一陽與時翕張曰明曰旦與天游衍聖人也瞬有存息有養如河如岳渾渾卓卓如金如玉雝雝肅肅賢人也措之天下經緯萬事而無方酬酢萬變而無軆其神常用而常不用也歛而藏之於密鬼神不得以測其際而况于事物之靡者烏足以怵其外其神常不用而常用也子學聖賢者也今恬其處者久矣宜若心齋者得所養也今視子之形槁而容不怡氣

如也固不得所養乎仲子愀然變色逌然顧謂毛生曰
吾聞天地委和吾得之以生天地委和吾得之以灵二
者天地不有而吾有之人之上壽百歲中壽五七十歲
而止矣燥之以暑未幾而慘之以寒肌髮不變者鮮矣
瞽之以色不足而瑱之以声視听不變者鮮矣而又遭
世大擾五内不寧百疾並嬰由是少者不能以不壯壯
者不能以不老今子欵吾生色睟面如古聖賢者獨立
於萬物之表不知黃髮台背年弥高而德彌邵者固君
子之所貴也植楹削跌外不足而内有餘者非尋常之
可議也吾病未能焉夫豈以其外者為足恃邪毛生敬
謝而退它日又過焉則曰吾不足以知先生吾友江生
者龍丘丈人朱桃椎之徒也其知先生者乎願為先生
貌之既成而見者皆以為似也仲子抵掌曰吾肖形於
天地終身踐之不能天地之似而子一解衣睥睨之頃
悉得吾鄙樸之真進乎技者矣雖然子索吾於形骸之
内而未能相忘於形骸之外高山大澤有隱君子焉見
者目擊意消其為人非吾若也江生求之當進乎道矣
於是二生亦相顧而抵掌余書其對請歸而問諸龍丘
丈人

越人對

越大蒋土沃而澤不竭何茲
大蒋也越人曰子亦知有秋夕之雪乎八月既望日在
己丑犛牛未中風雨肯作夜漏下四鼓其声寂然而止
寒氣相薄明發視之則田間之逕戴白者靡靡矣雪作

非時稼下大孚胡子曰天亦慘乎哉天非慘也和致祥
乖致異民則何眚而降之沴不旱而民荒不澇而民饑
轀轑上下變化百物將不有司其柄而憑陵者乎禮有
之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又寧風旱
殆哉兵順豐年逆時雨禮崇以告攻說有辭是先生之
制明以治人而凶致嚴於鬼神也今蜡禮雖廢歲時有
司脩其禮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民固有祀之者矣享
其祀而福不及其民又棄其蚤成之績獨可無攻說以
執其咎乎越人曰子過矣是冥冥者無以為也子視世
之戕其冠褒其衣籍文茵而蔭華橑者容貌瑰奇顧盼
生輝閎言崇議動無不宜非真冥冥者比也司黜陟之
柄決是非辨利害乘堅策肥而周乎四履之內入吾境
視吾土之沃也吾澤之不竭也其有信吾稼之不粟者
乎信吾稼之不粟且督而吏峻而法日夜務取其公田
之贏而不恤吾民之飢且軋者何哉吾惠之大声而疾
呼之曾不一動其心又況冥冥者乎視之不見孰形
其形聽之不聞孰声其声籍令可咎也則彼又何加焉
子過矣胡子聞之瞿然曰春秋常事不書而凡日食地震
星變則書之雷電雨雹隕霜雨雪則書之螽螟蜮蟲木
氷梅李實則書之春秋何書也謹天戒也何以謹天戒
脩人事也王省惟歲而卿士惟月斯之謂也存其對以
問諸肉食者不省之而又病之不助之而又取之是獨
非吾民已乎何其戾也

樂善論

天下之有生者皆有知也有知者皆有情也情動于中
物交于外天下之善惡判矣故善觀人者觀其所好所
好誠善也則君子也必矣然好之不如樂之善觀人者
觀其所樂所樂誠善也則君子也必矣今夫重珪累組
身都卿相之位食祿萬鍾係馬千駟揖讓人主之前進
賢退不肖以圖謀國家利安百姓人皆知好而樂之而
君子有弗存焉家累鉅萬南金寶璐之珍兼乎山海良
田廣宅畜牧之產擬乎封君怠恙擊鮮列鼎而食縵胡
短後腰弓矢緤鷹犬而縱之馳擊人皆知好而樂之而
君子有弗存焉等而至於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斯豈無
耳目心志之欲哉求之而不可必得得之而不能皆足
則其所取以為樂者未有不為吾心之累也且世之擊
壤弄丸者雖至卑賤皆有已自適悅富貴而不免為吾
心之累則是弄丸擊壤之不若也然彼猶外也非内也
天下有至貴可愛者本乎天命之微顯諸日用之常格
乎上下而放乎四海無往不準也無物不体也会而帰
之不越吾神明之舍則吾固有之善也曰仁曰義曰禮
曰智異名而同出者也苟不知好而樂之失其情矣失
其情者失其性矣人性無不善其發也無不好善斯内
也非外也求之而必得得之而皆足反諸躬而已耳反
諸躬而求之不得得之不足取諸人而已耳天下無性
外之物雖取諸人者亦内也非外也舜大聖也猶樂取
諸人以為善而況其下者一言之善吾聞之若舜之見之可也一行之善吾見之若舜之見之可也誠以求之

明以辨之勇以行之寛以居之久而自得之矣自得之則安之矣充充乎其有餘也浩浩乎其無愧怍也休休乎其有容也蓼蓼乎不知老之將至也蓋至是而内外兩忘也王君秉彝樂善之士也嘗即其燕息之堂徵言于余余觀君之起家當四方有事之秋豈不能奮取功名娛情富貴之境乎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其得於天性者如此夫不以衆人之樂為樂而以聖賢之樂為樂不以己之善為善而以天下之善為善余於君豈無望焉於是乎書

醫前論

粤之鎛燕之函易地莫與之爭美者積習之所致也逢蒙之射伯牙之琴舉世莫與之爭能者專功之所致也天下之方術莫不有所本焉以為悟之天乃能自顯于世者蓋非也嘗觀太倉公之醫別決死生察人之脉與天地相應得之者生失之者死其孰能加焉方之越人則有間矣越人盡見人之五藏癥結不待色脉而知病之所在從其肸視者無不全活其妙幾於神矣向使二人者無棄君陽慶之徒以授之殆亦衆工耳未必若是之至也然天下之如棄君陽慶者不常有也故天下之上工人欲師之非可朝求而夕取也於是有名家者得一術而世守之若徐成伯姚法衛之在元魏魏國工也法衛之子最成伯之孫之才竝出一門許智藏之在隋隋國工也其族人澄及其父奭竝著一時而智藏又得之善提法衛又得之道幻李脩得之李亮王顯得之王

安向使數子者不得其祖父之傳而傳之安能遽自悟
乎此術之所以難也必得其人而後傳不得其人必
其家而後傳苟不得其傳雖古猶難也況後世乎古之
醫者知標與本用之不殆今之醫者不知標與本足以
亂經古之醫者知勝與伏攻之不失今之醫者不知勝
與伏乃　決是師心自得者也雖有通人之心寧免
為矢人之忍乎故君子慎之余客太末更十寒暑矣節
宣不得其宜臥病者數矣郡無宗姻又非有禄養可致
善藥亦惟故人備生之家是賴往歲患癰故毒不除時
瘡起順頷間有陸君仁友者治之不假劑殺之劑疾即
愈今年夏又患積熱肺氣逆上為痰有鄭君明德者偕
陸君治之明德里長者年垂七十矣二人皆以醫世其
家者也不倦於拯人之急而陸君之先子子良尤號長
者人暮其術余雖不及識之何幸獲被長者之風焉太
上養性其次養氣其次養形三者得其養百疾不作苟
失其養六淫干之令余以孱然無似之軀從事咕畢間
幼服其勞老且不休日朘月削神疲質離計其口耳之
所習莫非儻貸季之流所謂逋於生樂者良病久矣將
乞身歸養會
國家徵脩元史詔勉執筆以從事歷采方技所載未有
卓卓如古者豈隱而在下世弗知之乎於是得君之家
學根吾相知之晚猶庶幾其一遇乎太末地多名山古
至人之所居意必有神丹焉不知能致乎否也苟能致
之則上之不能養性猶可以養氣不能養氣猶可以養

形予雖老於此何恙乎因書以諗於君作醫統論

羅文肅公集敘

尚論人物者功業易見學術易知而道德為難顏子之不遠仁必孔子而後知之有若之似聖人必曾子而後辨之一時之門弟子非不賢也日與之處也猶不能致察於斯而況庸常之人方之聖賢才智相百十也將探其所蘊之精微孰從而得之乎而況世之相去又達也將極所至之高妙孰從而得之乎楊子雲曰存則人亡則書將必於其書而知之而得之羅文肅公之在宋仕不登於朝化不行於國紹興之末言任斯道之重者必屬之先生焉先生受學於龜山楊文靖公因文靖而見伊川程正公則固及程氏之門矣當是時若李籲之才嗇謝良佐之力學張繹之高識尹焞之篤行未嘗不與其進而道南之嘆明道獨於龜山發之及論西銘猶不能無疑伊川以理一分殊喻之道之難明也如此先生聞易於龜山與其聞於伊川者無間則固會而為一矣嘗謂漢唐儒者能自樹立不過注心於外與之游仲尼之門入堯舜之道必不能至此其志為何如哉由是性明行完擴之以廣大体之以仁恕有如李延平之書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有如朱晦菴之言其所造又何如哉李籲輩未聞有以是與之者今欲以其近似而窺測之固學者之所惑也獨不考之先生之遺書乎蓋博古通今務以文章為學者非先生之學也忠信愚慤不為非義而自守者非先生之學也二者不同而俱失之先生

之學靜而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擴而極夫肫肫其仁淵淵其淵則達天德之妙矣舉而措之行事施於有政則莫非達道之用矣故先生退而隱居而志常存乎天下遺世多故而義不忘乎朝廷其言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無隆又曰人主敬明而不察欲仁而不懦又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名器授之君子則貴授小人則賤又曰士之立朝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類皆切於時弊達於治体其言既足以懲慝寧創之失其棱受之隙又足以啓淳熙理學之正觀是集者雖不能盡知先生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庶亦得其緒餘乎余嘉遂不墜其家學以寡聞陋見論前人之道德其亦過矣仲尼之門顏子交一臂而失之而況其遠者其亦難言矣姑存其大要焉

讀喪禮

按儀禮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　布帶疏屨三年者其降服父卒則為母期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夫期之喪子為父屈而三年之喪母為長子得遂揆其輕重二者蓋不俾矣唐孔氏謂子於母屈而從期心喪三年蓋亦於義不安而創為是說耳古未之聞也古者弟子為師心師三年若喪父而無服由子貢以義起之也子貢以孔子之施於門人者還以報之苟施於母子之間則疏衰齊非若

師之無服也服斷以期而猶為心喪則是外屈於父之尊而內存喪母之哀所謂服者何以表棄也斯亦僞而已矣後世之言禮者不以父降其母而使子得伸其尊誠不過矣抑所本者何取於古也又古者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也小功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至尊也故重其衰麻減其月日尊尊而恩殺也是雖不及高祖父母說者謂無高祖而言則其服同其月日亦同也今禮家定為曾祖父齊衰五月為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則其服同其月日不同矣以經攷之服之數盡於五緦麻三月小功五月等而至於高曾意其月日以是為差其服制則一以齊衰斷也且疏云為父加隆三年則為祖宜大功為高祖宜小功苟以齊衰之服從大功小功之月日亦若可為也古之制禮者所以不出乎二者之間而一斷以三月之制豈無其義乎故尊尊而恩殺為高曾三月者後世不必易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為母齊衰期者雖古不必盡從也何以權之禮以義起而緣乎人情者也

按禮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女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髽三年鄭康成引傳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婦人不殊裳故但言衰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枉此蓋古者婦人之喪服也朱子定禮自緦以上莫不悉遵乎古而婦人之服豈宜以俚俗參之若大袖遮頭竹釵布頭須之屬不知於古何服也古者婦人不殊裳

非無衰也其衰之下與男子異耳非今大袖也檀弓云去纚而露髻謂之露髻則以麻繞額與髻耳非今遮頭也婦人不冠布總箭笄傳云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猶今釵與頭須耳而今云竹釵布須亦非制也五禮廢久矣惟喪服民間尚多用之今家子斬衰裳齊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即位而有事于外冢婦大袖遮頭竹釵布頭須即位而有事于內何啻黃鍾大呂而閭以師延靡靡之樂犧尊龍刀而置之玉杯象箸之間其淆也甚矣是非朱子意也門人不察之過也問喪之記云親始死雞斯徒跣說者謂雞斯當作笄纚夫纚以黑繒韜髻士冠禮所謂纚廣終幅長六尺者以之即吉可也而凶事去之此又漢儒之不察也

胡仲子集卷之三

門人同郡劉剛編

擇術

嬀仲子居于眷直之里里之人多業醫咸負其所長以為良而營其庸者庸者不以為左亦奉其長而營之二者常角而持不知其歸或乃問於仲子仲子曰吾固弗習也竊聞之礼有醫師焉終歲稽其醫事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由是觀之上者為良下者為庸得失相形次當其中雖勝口說世莫能揜於大公問者曰是猶惑也功有多寡可以知能事有難易不可以責脩故藥有所不療病有所不治和緩扁鵲天下之善醫也不幸而遇齊侯之疾則退而走矣遇晉侯之疾雖敬治之而不可為矣不可為者十遇而十負不遇乃幸耳

吾又安能以幸而處人之右仲子求之不得既而病卧
就枕慄而寒燀而熱頭岑岑痛甚召醫視之醫者為劑
投之如覆杯水于石弗相入也再投之如戈舂黍緩不
救矜餒也又恬　不與吾事者故三易醫而莫能起乃
謁于王君與權氏與權按脉之候以為外邪相攻薄于
腠理臟氣不平弗納穀水於是而剛陽升其勢熾汗既
下及下則太遽經曰熱者寒之温者清之又曰或緩或
急或燥或濶以所利而行之此其法也治當如之治凡
二十餘日君日再至焉病少却陽訌為毒癰發于頤突
如疣贅面腫体羸飲食不下咽甚艱且危君與瘍醫未
視瘍洪其外君固其内審證措劑猶日一至焉凡四月
而愈仲子乃謀所以報君者於伯兄伯兄曰汝好方術
今虞有疾彼嘻嘻誤汝之生者非庸也邪此胝胝起汝
之死者非良也邪與權良醫也汝苟其腸踰丘山之重
乃欲以芒忽之微兔之邪不可也仲子愕而悟尋告于
嘗有問者之客客曰吾固聞之矣是非王文憲公柏之
諸孫乎其人固儒者也儒者之醫趨人之急不規其利
推吾之仁不矜其技呻吟痛苦視彼猶己恒平其施故
與權以是行于州里貧賤不拘拒姻友不苟取曳裾公
卿之間不知爵祿之為榮而勢利之可慕非儒者疇臻
是乎仲子趨而喜乃執筆曰世稱韓康宋清之為人以
與權之事觀之非過也苟長民者人懷是心天下豈有
疾痛哉即今有之容有不瘳者乎獨何為而不知出此
也

紀交

和陽王仲良性炳烈不娖娖為小謹避兵渡江自吳走越又自越至婺間關千數百里與余遇於逆旅恒負氣忼慨人以是不欲親之余以為淮楚俗固如此久而得其為學盖出於李晉仲陳時中二先生時中之論說晉仲之文行最余所敬者君莫不盡扣而傳焉渡江之初歲大疫死者相藉骨肉不相顧君獨與其宗族數人僦屋以居侍醫藥給喪事悉身任之由是其父亦歿於疫遂葬于江寧唯一姪自從煢如也所至邑里諸生相從問學教有師法諸生不敢犯父兄不敢溺愛一忤焉即治之擯之投袂去之館人無少長趨事唯謹嘗論王伯大畧當世利鈍得失顧所親曰後當如是如是聞者意頗不合浦陽有山曰石門險阻可依嘗率其友至山中回翔周覽慨然欲為田疇之事居民數十家皆恇怯農家子遂去之一日在郡郭聞諜報有警人情洶甚君從容相過輙曰事急死生共之吾當為故人留留三日別余而東復後有警東南之事莫不歷歷如君言余每為太息世之言交者不以利則以勢耳徵逐慕悅於一時而反眼不相識者接跡於天下誠以勢利不常有故也於是有相靡以術者然亦不能不窮於是有激於義者如戰國之公子解驂委輅於屠肆之中舉夫抱關鼓刀之人加之賓客之上意氣傾動遂成刎頸若甚烈也然不過欲得其用以身下之彼亦不顧而以身許之耳豈道也哉予故與君皆布衣也相去不啻風馬牛之不相

及幸而遇之悉心委跡不知於道合焉否也唯不以貧賤動其心不以禍亂沮其氣終始一節而皎乎霜日者固翰之所頼託交也作記交君名宗顯嘗以明經中鄉舉仲良其字也

勗言

士之相與苟愛之也則必勗之譽之者過也苟敬之也則必儀之譽之者亦過也非沒人之善也道如斯而已矣故敬而儀之者自進於道也愛而勗之者進人於道也道苟至矣人不我售何患哉邵生某峴然秀出吾里中余見之未嘗不愛焉生讀書好方技能以天地之支干出入五行之間推人之休咎通塞脩短譽之者喙相鼓也而余不能通之建禄勾絞之法稽之魯莊公秦始皇漢武帝類多不驗人固有詆之者矣古之有道者清明在躬前事以知来物隋唐之際孫思邈一隠耳嘗云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又謂盧詧事位當伯方吾孫且事之時孫溥未生也此豈以元辰之支干可得論哉世亦不復知矣則凡遇之休咎也通塞也脩短也吾何容心哉何所措其智力哉其已然者如此未然者如彼何所逃於天地之間哉夫亦為其所當然者而已矣積善於小不在大神凝於專不在多生因余言而勗之求若古人而儀之其不進於道也則吾弗信

琴釋

嬀仲子學琴于東峴之叟三日而鈞絃七日而成章不習者踰月而幾於忘矣客有造者曰大夫無故不徹縣

士無故不徹琴瑟吾見仲子之琴徹矣亦有故乎仲子曰無故也吾聞清角者天子之琴也號鍾者諸候之琴也皆古之制也未之能詳焉吾嘗以今之琴攫而醳之揆之於古其制有曰八尺六寸正度者有曰七尺二寸者又有法四時五行長四尺五寸者又有象三百六旬有六日為朞之數者代有不同孰從而准之五弦宮商角徵羽大弦寬而温小弦清廉而不乱故宮為首商次之角又次之徵羽又次之未有以宮居中央商張右旁小大相次不失其序如漢儒所傳者習而不察孰從而正之五弦之外為少宮文王所加也少宮之外為少商武王所加也未有為文王操罷去武声不以少商應大弦如唐人所論者此又弗察也謂之變音可也音止為五加二為七蔡邕益之為九弦孫登損之為一弦由一衍之為二儀由十倍之為二十者有之以為好事者之過而二十七弦之離周已具矣此別出變音也故名曰離後世迭為損益盖不知其非正也漢去古近史迁所載雖當時之制豈不由周人之舊乎桓譚蔡邕可謂好古矣未聞有取於迁也歷數百年而至唐楊收奮其獨見之言以折安浣生之徒而在邕亦未之有及也以史迁桓譚蔡邕楊收之博物通類猶不能正之後世孰取法焉况声音之別有經有緯有從其制有暢有操有引有吟有弄其妙窮本極凿得之心者不可喻以言得之手者不可傳以譜得之天者人不與力焉求其如成連師曠師襄師文者益又遠矣天地之間形氣相軋而声

生焉今夫高厓巨壑原原所出淙然而鳴沛然而決澎
湃沓滟放乎江河之間瀄乎舂容而自得及其遇大礜
批大窾怒而相射回旋相薄大者砰小者硜然听不可
極砉若神物憑之而莫測此非水石之声也邪鴻濛廣
莫之野噫氣鼓之或穆而清或凄而厲八方蕩摩其變
也霅然外陰閉而内陽欲出二氣未分若與敵遇轟然
動乎九地轠而磕磕颯然而天雨此非風霆之声也邪
奮至德之光合生氣之序剛而不怒柔而不懾嘽緩而
不肆幽深而不怨不播不石不噍殺不惉懘其情深其
文明其氣也盛其化也神洋洋乎颯颯乎非風非霆非
水非石此何声也悪得而寫諸客竦而听俯而怍卑陬
而退仲子援琴而歌曰高山之巍兮悲子之無儀兮
人何栖栖兮流水之湯兮曾不濡我裳兮去
之人黯且長兮

醫後論

醫家者辨百藥之性味本之神農氏原百病之消息本
之軒轅氏而湯液則本之伊尹皆古聖人也聖人不世
出其知周乎天下之物其道濟乎天下之衆民焉飢寒
於我而衣食之民焉争奪於我而宰制之民焉冥頑推
魯於我而開道之民焉顛連蕩析於我而拊摩之可謂
至矣然猶有不能遂其仁且壽者陰陽風雨晦冥感其
外男女飲食之欲傷其内疢疾生焉聖人隱之於是而
制為醫藥以治之起死於倉卒之頃全生於沉綿之中
其事可謂重矣而世之業其術者柰何上工恒鮮而粗

工相屬也其智不踰中材之人而敬探聖人之用心是
猶以僬僥而舉烏獲之任必不勝矣間有歙啓之見則
又惟利之規緩急不足賴亦鄙甚矣古之異人不居朝
廷多卑隱於醫卜方技今獨不得見之乎借曰無之即
今儒者倪而從事焉又安得自處其涼乎必不然矣余
久客太末時有采薪之憂以勤衛生家二三君子不以
而益親其視疾猶其翁也洪武六年夏余卧病邪熱傳
於腠理痛貫胸脇表不解中復自利不食者十有三日
善醫者咸為予危之益又交進其能無弗協而措療則
老而弃余交進其能鄭君明德故儒家其人長者距余
舍館最近緩急即以告不問昏莫寒暑即趨而至余以
高年長者不敢數勤之則致其二子焉故廷王過從久
君子千户張侯比患頭風不愈遣從者迎致廷玉侯即
愈廷玉過余山中道舊故則其翁没矣其兄弟無恙声
醫名者皆余故人也而余耕牧山中遇有疾去城府達
不能即制吾故人殆不若居太末時於是益念太末多
廷玉任之日饋藥不怠酬以菹輒謝不受古所謂骨而
肉之者余德其賜豈有已乎明年别歸金華金華之以
益籍甚會余弟子之祥感奇疾變而為庶久將為瘵衆
工治之支綴朝夕遂命其来拜廷玉于庭廷玉胷之灸
以艾繼以湯劑俾如方服之逾兩月祥来見步能趨唉
能健撫視之壯一男子也因念廷玉之為術豈惟太末
推之雖吾鄉當在上工也士有志於濟天下者不居富
貴之位不操尺寸之柄不得行其道退而在下不能衣

食民之飢寒宰制民之爭奪開道捍摩民之椎魯顛連得一術而工之紓人之急父兄有疾治之而愈子弟悅矣子弟有疾治之而愈父兄悅之矣是父兄由吾而益篤於慈愛子弟由吾而益篤於孝敬其利澤豈有起死衛生沾被一人而已哉雖儒者之為教不是過也泝聖人之用心不相遠也吾於廷玉雖不敢軒而輊之獨能忘情乎廷玉幸毋曰韓伯休不求人知也姑用是以為左券

原芝

洪武十有一年七月己卯余適香溪過故人陳如珪之舊隱觀瑞芝焉朱荃縈榮厥本惟一擢秀惟五如珪得之豹山之先堂珍而藏之者數歲矣其色猶燁燁也見者異之有語於旁者曰此亦有根乎余曰醴泉無源灵芝無根使其有根則人得而植之奚足尚也又問何為而生乎余曰古者瑤光得則元芝出天道遠吾未之能必也徵之於人王者仁慈則有是應養有道親耆老則有是應應各以類然非可泥也漢唐以来其見於甘泉之宮函德之殿定禮之門大同壽昌之柱者間乃有之宋祥符之間山林所產州郡所進登于龍圖出賜輔臣合計三萬餘本何其多哉是雖不俾要之皆瑞應也仁化溥而和氣暢兆於庶物蓋有不期而然者矣以今言之如珪不過一帝布耳非有名德於世何以致之哉將以為國家之瑞乎則不產於齋宮殿廷不出於名山奥壤而于如珪之先堂無乃孝感之所致乎大哉孝之道

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故雖正夫而可以感天地之和獲神明之貺於是叶氣臻焉嘉生應焉不根而茁不植而敷發為光華爵為休禎所以昭孝感也如珪往時與余東西隣其母高年與余姚余祖姚相好也而如珪長余數歲猶兄弟行朝夕相周旋見其奉母能養而敬殊非閭閻年少未嘗不槩於心及更兵革之變如珪徙家香溪之東而余從事四方之役間相見鄉郡中則先世漫不可追吾二人亦不知其老甚矣嘗為余言其先塋之有芝甚異求余文余諾而未之信也乃今見之然後知其不我欺也雖其純孝之行未周及於人之視听而天蓋灼有攸徵矣余觀前代所紀諸福灵瑞之物殆不一焉詠詩之史書之將以傳信於人而人疑而惑之如歐陽子所云其故何也人情好吉而惡凶忌災異而喜聞禎祥傳會奏諂以訛亂真不誤其非耳今如珪之事則余與邑人竝觀熟察非傳會也播而傳之無媿辭也然不敢歸美國家因宋人張孝祥有原芝之文乃作原芝以示其後昆不忘孝思焉

書常九成事

九成常氏異寧陽曲人以郡史舉察為廉訪司書吏居越部人嚴憚之為之語曰倒騎驢可上城不可見常九成處守馬嘉奴捃取民財物善迎合上官意民以賊告上官置不問輒捕治盡破其家威雷益横甚衆側目惧禍莫復敢言狀至正中憲副張彦遠將按部選吏以九

成從九成至處首發其賊事若干緡窮治一無所避聞
者無遠近咸快於心獨嘗任上官不問者憮然既去語
他使者於是以九成專柄且私於富人九成欝欝不自
得以疾乞免未幾以宂吏民為九成所按者亦乘間煽
為誣構而九成已客死錢唐後二年其友魏思敬傷九
成之死為余言頃自錢唐出金陵金陵人言常君死者
猶詈之則天下不知其究者多矣而不詈者蓋少是君
無以瞑其目於地下意望余言以洒之余觀九成眇丈
夫耳及聞其處州事頗壯之是時天盛雪寒氣始肅劉
君伯善好義士也乃托物相率賦詩今思敬之意不異
劉君雖翰也異耳不足以知九成第令盡如此於戚何
負因念有司汙暴盡繩以法將弗勝不繩為患滋甚取
其尤治之庶幾懲一戒百之義而九成以是不為世容
則吏獨有與時浮湛耳國家置耳目之官以監群有司
戚固如是邪不然則剛者必折其有不若九成者邪九
成既罹謗不幸而死繼之則所謂天道福善禍淫者又
果足徵邪劉君言九成知讀書自奉甚約方恚憤氣上
攻目歐血而卒河東山川風氣　勁固其宜因論次其
事以遺思敬子姑待之天將定矣

元憲宗諭功臣詔

汝高祖赤老溫愷赤暨汝祖搠阿事我成吉思皇帝皆
著勞効惟朕皇祖實嘉之汝祖忙可撒尒自其幼時
事我太宗朝夕忠勤罔有過咎暨朕討定斡羅思阿速
別里欽察吾之域濟大川造方舟伐木通道攻城野戰

功多於諸將俘厥寶玉大賚諸將則退然無敢得於心
惟朕言是用修我邦憲治我蒐田輯我國家罔不咸義
惟厥忠雖其私覿與朕嬪御小有過咎一是無有比私
故朕皇妣迨朕昆弟罔不嘉賴邦之老臣宿將耆舊罔
不嚴畏錄其勳勞命為札魯忽赤治朕皇考受民布昭
太公以亓獄慎民爰作朕股肱耳目衆無譁言朕聽以
安自時厥後察咯台以阿哈之孫定宗闊出之子及其
臣民越有他志賴天之靈時則有克薛格者以告于朕
忙可撒爾肅將大旅以遏亂略石烈門按赤台謀是用
潰悉就拘執朕取有罪者俾訊治之忙可撒爾將朕之
公其刑其宥克比于法又俾治也速不里獄亦克比于
法惟尒脫歡赤自朕用爾父用不阿兄弟　麗

于憲今衆罔不懋曰爾亦有死邪莫不有慊　雖
死朕篤不忘亦惟汝圖厥終庸朕訓汝爾克明時朕言
惟天惟君能禍福人惟天惟君是敬是畏者厥身罔弗
克正時乃之福反是弗思時汝之咎能用朕言則不墜
爾父之道人亦不能間汝矣不用朕言則人將仇汝伺
汝間汝懟汝父者必曰汝亦與我夷矣汝則殆哉汝於
朕志勿慎繹之汝則有咎克慎繹之人將敬汝畏汝無
間伺汝慢汝懟汝者矣汝亦永建乃家汝祖汝父無替
厥祀　此誥見元史忙可撒爾傳中方比庭草創其言
爾雅有如此者中統至元諸公未之或逮也因表
而出之加筆削焉

禡牙文

維歲甲辰正月某日淛東行中書省右丞李某以清酌
潔牲禡于大牙之神惟國大事曰祀與戎凡我有衆罔
敢弗恭在昔草昧誕啓武功涿鹿揚灵牧野奮庸承天
休命惟神是崇於皇漢祖奄起沛豐申嚴秩礼丕顯軍
軍容百王繼軌庶士承風伊予不武荷國委寄授越端
闈揔干東裔列城効順群醜慕義匪曰予能實神之賜
燕燕灵旗道楊神威天日清照風雷厲飛睽睽萬目具
瞻指揮何揮不躍何指不披薄海内外日所出入憺其
於鑠罔不震讋肆于將士一乃心力鞠躬將事不越咫
尺春酒既嘉潔牲孔腯是用昭假令典有則神其監之
尚永我翊宣我神武祚我明德削平僭乱佑我民物如
周如漢如古有國登于至治執祀罔極

敬齋說

余辱交於夏侯最久方在太末諸將莫不以馳馬試劍
為能而侯雅好儒者崇問學恂恂習為礼讓及鎮金華
屢從征伐平大敵進秩為　國蕃屏余間率鄉人欵謁
其閭侯望見即肅客以入相與進退言論未嘗變其初
志何其賢哉侯字敬齋觀於祭酒許君之辞璩君之箴
其受教於君子非貌也固知所養矣古之言敬者以余
所聞其大要有三焉自其潛心以居至于出門承事虔
若大賓大祭非僻之念弗萌於中怠慢之氣弗設於体
此持敬也慎之而無不至踐之而罔不實以天命自度
若中宗之寅畏以上帝臨汝若武王之無貳此克敬也
純乎天不參以人成乎性不假以力若堯與文王人見

其兢兢而不知其安安人見其翼翼而莫測其穆穆此
聖敬也昔永嘉李季和嘗與余論此第其目曰聖敬曰
居敬曰持敬余以上焉者為聖敬其次莫如克敬又其
次為持敬故敬也者該動靜貫內外徹乎上下而有是
三者之等余未能一焉唯其不敏日惴惴于心因矦之
字附著二君之末簡矦有近仁之積致達之志將皆而
進乎古聖賢之學則請自持敬始

書聽香亭集句後

吾里徐原父采凡古詩之咏梅者以為聽香亭集句客
有詰之者以香惡乎听而詩惡在乎集也用非其能取
非其有能無惑乎柏軒叟從而釋之意謂客之言未離
乎迹也梅之有香在鼻不在耳以心言之鼻與耳其致
一也古人之詩或唐或宋苟會於心則古之與今其致
亦一也由是推言其故其言寃矣而原父重請於嫣仲
子仲子曰吾何以語若哉吾居山中觀於山之群木霜
露既降榮者變衰衰者搖落其曒然而特妍瑩然而有
韵者惟梅而已耳當其山空歲寒積雪澄霽玉樹珠英
萬熒的皪雲階月地境與世別其羅浮邪姑邪射起而
視瞑而坐噫氣鼓而分芳發虛徐而来悠揚而逝澹而
不穠徵而不烈冉冉簌簌觸之而非無挹之而不可得
倏焉而襲人洒焉而毛髮俱爽肝膽洞徹吾不知鼻之
為耳耳之為目果有听乎果無听乎吾不知情之為性
性之為真果有待於言乎果無言乎抑莊生所謂身融
者乎神凝者乎不知宇宙之大古之為今今之為古也

何遜也林逋也彼亦一也此亦一也願凡作者之殘膏賸馥皆吾咳唾也吾嘗咀天地之粹飲天地之和探其精而玩其頤矣陰陽相為消息陰為冬為殺陽為春為生而是梅也得春於冬変殺為生其孰權輿是乎古所謂太極之妙者亦有不能已者乎固無声無臭矣而全体豈不呈露乎子之亭亦有是哉試取集句誦之以余言求之其亦有得乎否也幸以復於柏軒叟其亦有合乎否也且逌然重為我解頤矣

雲泉釋

天下之物苟有可觀必有可取苟有可取必有可樂余嘗觀于雲泉油然而起圛然而行徘徊乎山澤之間彌綸乎宇宙之際變化倏忽望之而成色測之而不可為象者此非雲也耶源源而来混混而流滔滔汩汩不舍晝夜行乎澗溪之曲放乎江海之大濆瀵疏瀹听之而成声取之而無不得其欲者此非泉也耶之二物者或升而上或趋而下其勢若不同及其徧雨天下流潤四海其用等耳之二物者豈嘗有意於其間哉常行其所可行而止其所已也故幽人處子得而狎之而名卿大夫身佐輔國家者無不得而取之也幽人處子得其細名卿大夫得其大易地居之則皆然也余生越之東鄙進不獲為名卿大夫之事退不能蹈幽人處子之節愧泉者也余聞有一物之物有什百千萬億兆之物有一人之人有什百千萬億兆之人蓋以人該乎物而聖人該乎人也人該乎物則物皆我

有也物皆有而不至於聖人猶不能盡物也聖人與我皆物也不物於物者也是故天下之物無不可觀無不可取無不可樂者焉明之為日月雲之為雷霆變之為風雨高之為山岳深之為河海微之為昆虫草木為名器制度雖散在天地之間萬有不齊而吾可以撫而有之祖席之上此無他君子所觀觀其理也君子所取取其理也君子所樂樂得其理也然則若雲泉者其可取而樂乎其不可取而樂乎余不知也知之者雲泉之人也雲泉之人前侍御史康公也公入佐天子出掌憲度從容進退之間而人不見其有為之迹公之於雲泉蓋三而一之者也余嘗慕其為人而識其客陳子尚因為之言如此庶亦泉雲之徒也耶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僕不佞獲與諸君講以文之好雖不可謂之知言然未嘗不懇于心也比見有以宗法為問者景翰荅之甚辨顧僕有不能釋然者數事夫大宗小宗之法其廢也久矣記大傳嘗載其說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祢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說者謂別子為公子若始来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繼別者謂別子之世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繼高宗者亦小宗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說者謂公子為先君之子今君兄弟又曰公

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說者以公子不得宗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是公子之宗道也至於國之卿大夫有不出於公族者蓋未嘗及也而士庶人之事則又略無所見故後世之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以礼斷之也然礼固未嘗言士庶人無宗也且使大夫或有廢而為士庶人者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抑否乎使士庶人有升而為卿大夫者則於法宜得立宗矣而族之適之有宗之道乎抑自為後世之宗乎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是所謂宗子者其卿大夫之世適乎其有非卿大夫之世適而士之世適者其兄弟為

卿大夫遂以庶子弗為後也或大宗之世適有絶其後者族人可継以為後乎抑亦弗為後乎苟不為後則大宗廢矣大宗既廢則族人皆五世則遷之宗也其於疏屬終不能合而為一則所謂尊祖者得無有未尽乎百世不迁之宗其死也族人為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之死也亦然五世則遷之宗其死也當服者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之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行宋儒往往欲立小宗之法今士庶人之家祭祀有用宗子法者亦合於礼之意乎抑以古卿大夫之事而今士庶人行之得無僭乎朱子之述家礼固欲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也其於祭祀之礼未嘗不嚴於主人主婦之位則固寓宗子之法

矣不然則亦有可處置者乎太宰以九兩係邦國之民曰宗以同族得民其所謂得民者豈止於今記礼者之言乎將猶有可推者乎此皆所未喻也諸君講學之日久矣苟不鄙而卒見教焉則幸矣

答汪秀才書

遠勤書問自往歲至今一且再矣歷時旣久恐以不敏取疏遠於足下而勤懇之意終始不逾則僕雖不承顏接辞有以知足下之為學矣足下立志甚高陳義甚偉不以世俗之笑侮折辱為折辱笑侮行以已孝弟為本進脩以古人為法讀書討論義理以洙泗濂洛之書為主上有難見下有難弟何求而不獲宜無藉於人也雖藉於人宜得當世碩儒淵洽光大真知寔履足目俱到中心粹然者與之切磋問學激揚其不撓之氣敦篤其有為之志肆其有而極其才之所至可也何取於僕也僕幼愚戇老更變故學殖荒落未嘗抗顏一日以為人師偶承校官之乏僑居茲郡與諸生進退俯仰者數歲矣計其交游之士步武相周旋議論相上下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或月日之間屢至焉環郡之中以及郊牧又達而邑里未嘗有以問學為已事相告者豈一鄉一邑一鄒之人皆憧憧絜絜不暇從事於是哉良以僕非其人也非其人則將有所不屑焉足下相去稍遠曾不知也一旦過采游荅以不及見為恨累數百言道其顧見之悃與其所以為學之意足下之志誠篤矣陳義誠偉矣將以自異於今世俗之人求合於古之君子誠

亦異於人而有合於古矣僕安所進於左右獨念人之有生甚不易也學者竭思慮疲精神於聖經賢傳百家之言甚勞也朝氛之氣彌宇宙而薄光景肚洋易位非不勃然銳矣未崇朝而消液安足恃乎故君子貴乎有所養見聞之知不可以為真知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其意斷可識矣又況以一人當兆人以一世觀萬世與天地並立相終始者乎其氣象亦可見矣僕嘗增焉自揣其不可惕焉將以遷善補過不敢以衆病肆焉而不加省其頑學者如此其於文字既非所長且不樂為也世俗不知者以其畴昔嘗秉筆焉輒慕而求之僕亦不得已而應之豈其心哉足下非不知我者也今幸以正學告我我安得不以正學相與言之至於可否意猶未以為必也桐山魯先生僕所畏慕者也非足下之鄉先生乎儻以余言為過幸從而損之因鄭生還輒布其區區以答來意臨書薄遽不既

與孔元夫按察書

僕自去年夏獲望風采按言論於公署之側有以見閣下之用心古君子之用心也僕鄙人耳何足以知君子竊於易而得之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剛而陰柔陽舒而陰慘其氣相反其在人也似之嘗以是博求天下之士其人正大剛明者也公平易直者也則其為君子必矣其人深險柔佞者也回邪狡戾者也則其為小人也必矣陰陽之類也故小人難知而君子易見閣下之在省為端人按部為賢使者其謀猷言言經綸敭替

所以簡在帷幄措之中外者僕固不能悉聞之悉見之則謂之不知閣下可也今遽以古君子為苟苟言者豈苟相暮悅哉閣下見人不修邊幅握黜陟之柄下視諸生猶古等夷與人言不存形迹曰是而是耳曰非而非耳開心見誠辟之青天白日雖庸人豎子皆以為磊落明白則僕之於閣下有不待悉聞悉見而知其用心者以此也以閣下之剛明正大公平易直有古君子之風則凡有懷而不吐有故而不能達者又安得自隱於左右僕委巷之人也非有高蹈達引之志以偃蹇傲俗又非有良田廣宅優游卒歲以自足少嘗從問學豈不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邪願惟孱弱多病中年屢更憂患頤頷發一癰出膿血數斗臥而呻吟者數月親友不忍其即死力治之始愈支綴視息已定廢人口輔偏哆齒牙搖落筋脉如中風狀出言蹇澁舉食久乃下咽如是者十餘年矣比罹兵變窜身山谷憂懼迫於內淫邪襲於外自腰及髀遂成重腿倉卒弗治馴至足疾幸其不發則周旋進退接武少壯間若無異然或發而不制則痛楚通夕莫識有生之樂如是者又數年矣平生迂拙百事墮人後今五十有九矣形影相顧子女無一息慰左右先世敝廬焚蕩不存薄田歲入奉租稅不暇自治每上先人墳墓則痛心疾首不知涕泣之所從閣下視僕如此以為於世何如也往歲朝廷急於求才過聽人言移文見徵有司敦迫就道及至金陵入覲

主上退謁今相國李公于中書一省之屬見之始知僕誠羸疾人也留省署兩月察其學與才益又知其迂闊不及事者也遂以學校之戚授之特不欲以儒見弃耳承乏既久虛糜廩食無補名教時取故書讀之目眵視短未能終卷即已遺忘將叙次一二文字擬諸作者而酬荅累之亦莫就緒學業愕殆莫此為甚今年士人家見録至公文仕宦及閑良人才殘疾老病者容其乞身不覺喜形于色及聞閣下持節垂蒞東浙則有益喜廢其陳列自明有投策之日矣今乃有非所料者一旦欲以不肖之名舉而進之夫亦過听人言不探其朮獨衰病有大不可者乎此雖得之傳聞萬有一焉則僕之身與家將俱廢矣恐累閣下知人之明且今賢才輩出杭慨倜儻之士一切出其所長馳就功名豈少如僕者乎幸察其悾悾之心有非險詖狙詐如世所謂小人者則亦可哀之甚也韓子云天地鬼神臨之在旁僕豈欺閣下者哉天地鬼神寔監臨之閣下為時求才宜亦為時保養人才可也夫壯而學而行老而休者士之常也

歷代易覽序

門人同郡劉剛編

歷代易覽二卷馬公本初旣纂以成書持授余讀之始周訖宋上下千數百年土宇之離合帝王之因革人物之盛衰政治之得失善可法惡可戒不待紬金匱石室之藏而具見大較如指諸掌迺為之叙曰史之為書自左氏內傳司馬遷史記之後而編年紀傳之体常竝行於天下雖有作者不能易也二体之外或綜括以成一家之言則唐志之所謂雜史也其事辭不倫其義例不分君子取其便文以嘉惠承學而已昔溫國司馬公旣修資治通鑑患夫載籍浩博未易遍閱迺約之為舉要曆又約之為歷年圖又析其中為稽古録其言曰歷年

多而率其大要則用力少而見夫全功今本初是編猶
溫國之意也溫國諸書今刊行民間者唯通鑑耳其它
蓋不多見雖索橐之鄙要陳傳良之本末亦僅有存者
余每惜之帝布之士處乎窮鄉下邑有志於學而力不
足以致天下之書身都富貴者力足致之而或不暇殫
其歲月之勞一旦得公之書豈不深可藉哉古之學者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徒守卓約之說而
不復攷求諸史以廣其見聞之益吾恐非廣大精微之
學也豈着述之意哉故書其端以告承學之士本初以
進士起家師事信安戴君迪先生君迪遂於春秋其傳
蓋有所自云

古樂府詩類編序

太原郭茂倩裒次樂府詩一百卷余采其可傳者更定
爲集若干卷復論之曰周衰礼樂崩壞而樂爲由甚是
制氏爲時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
下之知者鮮矣況先王之声音度數不止其所謂鏗鏘
鼓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一以是言之豈不難哉若声詩
者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天存乎其辭辨其辭而意可見
非若声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作民俗之歌謠詩
人之諷咏至于後世遂無雅頌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
被之鄉人邦國者猶夫世俗之樂耳獨何歟蓋詩之爲
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係一代之政婉
而微章辭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
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氣淳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平

用而不匱廣而不宣直而有曲体順成而和動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儉者多嗇強者多悍淫亂者忘反憂深者思蹙其或好樂而無主困敝而思治亦隨其俗之所尚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體有美有刺有正有變聖人竝存而不廢唯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內之為閨門外為之鄉黨非關雎麟趾則鵲巢騶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今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黃門鼓吹鐃歌橫吹相和琴操雜曲攷之漢辭有質而近古其降也為魏魏辭溫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為晉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為南北音多豔曲北俗雜胡戎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傑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琢積習不能希列祝則非有祖宗之事美盛德告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臣之間則非有齊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群下之情哇聲俚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舞涼伊之技莫不雜出以為中國朝廷之用慆心盈耳不復知其為教化風俗之蠹矣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蓋有足言者然以唐虞之盛不能無憾焉吾於此見其風氣之淳人情之泰政治風俗尚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

可見者則詩之為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寓吾去取之意將望於後之作者焉

王氏數學舉要序

數何始乎始於古之聖人六峩九章蓋太昊軒轅氏所作也其學則古無有也六藝之教在小學八歲之童習之而九歲在當時猶一藝爾道術裂於天下百氏之說並興天下之言數者不必本於儒而儒者亦罕究其奥於是有國者立於一家之學五曹孫子之科隸在國子雖以之名家可也然議者猶以一曲病之故其學之典也不能如古之恒久其為教也徵之於今而不可得方田之法廢則度地不得其要粟米之法廢則交質不通其變以至稟稍積冪則無衰分少廣以御之高深廣遠則無重差勾股以御之間有名其術者舉一偶一幣一程一度銖銖而乘之銖銖而除之寸寸而乘之寸寸而除之終其書不出乎此學之者終其書不得其術亦惑矣吾不知古所謂五曹九章法者有類焉否也意其不若是也必矣數者天地之紀也萬物之統也唯聖人能舉之聖人達乎天地萬物之情以言乎數者則賴有聖人之法存焉耳當小學既廢之後法之存者鮮矣雖世所謂通儒或莫之能於是有言之者吾乃以其不能而病之亦惑矣且百氏之說不適於用君子不病之是雖不當於古豈不愈於百氏之說哉故吾於王氏之書有取焉其言九九奇兩之法較之世所見者約而甚覈于以均多寡比輕重揆

高卑準遐迩或盈或朒或正或負紀一衍萬極乎兆京
正載其用不窮其意亦將授之於人非欲人之不知也
使數學復興則是書宜不廢吾惜不及見其人而獨得
其書以論之其有深於此者吾亦不敢謂其盡於書也
吾聞之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莫非教豈必由其
術者然後能通之哉苟通之雖謂之儒者可也而儒者
之學則大矣

風水問荅序

烏傷朱君彦脩故文懿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少讀書從
先生游最久嘗有志當世充賦有司不合退而業醫猶
幸其濡沫及人也著書數萬言曰格致論人多傳之而
君之醫遂名海右又以陰陽家多忌諱不知稽諸古也
復著書數千言曰風水問荅書成示余双溪之上推其
用心可謂至矣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理地天
確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隤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觀之
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孰與焉而
漢魏以来言地理者往往溺於形法之末則既失矣至
其為書若宅經葬經之屬又多秘而亡逸不傳則失之
愈遠朱君力辨之以為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為宮室
以處審曲面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也
祖宗之神上叅于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歳之久并已
朽矣安知禍福於人貴賤於人壽夭於人哉古葬不擇
地而居必度室擾往事以明方今出入詩書之間固儒
者之言也昔者先正辨方正位体國經野土宜之法用

之以相民宅土圭之法用之以求地中皆為都邑宮室
設也而冢人墓大夫之職公墓以昭穆邦墓以族葬借
欲擇之其兆域禁令孰得而犯之以是知君之言為得
也惜其書不見於二百年之前紹興山陵改卜之議晦
菴朱子以忠賈禍矣以一世豪傑之才千古聖賢之學
萃乎其人觀於天下之義理多矣而篤惟蔡元定之說
是信者是果何也哉吾邦自何文定公得朱子之學於
勉齋四傳而為文懿君受業先生之門計其平日之所
討論亦嘗有及於斯乎不然則是書成於先生未易箕
之日必能是正其說傳信於人而顧使翰得而讀之豈
知言哉且翰先生之葬今十年矣襄事之初匐匍將
命而不暇擇嘗惕然於先儒土厚水深之言於是得君
之書欣然如獲拱璧昔里有余禎者以是術游江湖間
邵菴虞公深敬信之其著書曰地理十準虞公稱其有
得於管輅王吉之傳力詆曾楊之非而不悞指蒙非輅
所作則與翰同一惑也書之于篇朱君其幸終有以教
之

趙氏合族詩序

天下之生皆同胞也而吾觀之一邑之間為秦越者不
知其幾焉一鄉之間為秦越者不知其幾焉甚則一室
之人猶秦越也喟然 遠乎哉意者不幸
生今之時民不見 則求諸古而觀之
賈誼稱庶人父子之間 有德色訐語以相夷
則當時之為萬石君者 如誼所言者家自為秦

越也吾猶以為漢承秦敝其　恩去礼義固宜則有益求諸古而觀之有周之興可謂美矣而葛藟之詩有終遠兄弟之歎杖杜之詩有獨行踽踽之悲其宗族兄弟既不足恃歎得他人而親之又終莫之顧而比焉以文武成康泰和之風陵夷至於如此則所為秉彝好德者其心安在哉天理微而已私鋤之耳吾豈以是誣斯也之民乎金華吾里也比歲兵興吾從事於外間而歸省先墓見其故人長老朋友間未嘗不雍雍然過卅友家數相勞問見其長者少者益怡怡也范先生曰令趙氏合族以居矣長曰伯明次曰卅友又次為卅誠其先也弃諸孤之日皆幼也家落食指衆惧不足給又歲頻若兵革人思逃難故其兄散而居之逮今二十年卅友既置地合葬其先世之喪積其所有卜居双溪之南復迎其兄命其弟同室廬以處合釜爨以食有無相通而欣戚無間也此於名教蓋有係焉余聞而嘉之今天下之人心習於故常風靡波蕩非有先王九两之法以聯屬之必大譴太呵入於禁網不得已而後有司舉刑罰以繩削之苟不至是孰警之哉故富人之家不待壯而出分貧者至老而無所歸姻友不加詰閭里不見讓以是為同然耳則今卅友之是舉也孰使之吾固知其兄弟之間將有油然而不能已者庸非秉彝好德之良心乎人推是心天下為公大道之行不在於古而在於今矣吾猶得而見之乎今以孝義聞天下稱浦陽鄭氏其後永康眉山三兄弟聞而興起焉鄉人歌誦之訖喪如也

伯明其尚以鄭氏為法以斯人者為戒則先生之言傳信於將来余故取而書之以為趙氏合族詩叙

吳氏家慶集序

家雞而天下易儒者有是言也不難其大而難其小其故何也人生不能無群群而居者莫親於父子次則夫婦也昆弟也等而至於長幼朋友之間倫矣君師者治之昭德以義之不協者有政焉於政不協者有刑焉大公之道也舉吾大公之道雖誅之可也有家者安得以是而齊之十義之列自君臣以降有一不致焉將喻之以道教之以政睦之以恩閑之以礼且惧其相夷也相瘉也無攸遂也非有政刑之可加不過積至誠以感動之自引咎可也家國之相去豈遠哉而人情事變之難處恒在骨肉之間能率一家之衆篤為孝友之行無有間言者吾見亦難矣桂戾自越来乃為余誦其鄉人吳氏之美其言曰吳氏自唐文簡先生家于越之山陰後迁于諸暨之孝義里世載厥美萃于後昆則有筠西翁焉翁隱居而不仕勇於為義睦人之急如弗及人以長者稱之其子曰庸曰康皆以才克肖有事服勤于外竣而反命則率其諸孫鍒等晨夕問安否而翁教以礼即冠婚喪祭行之男女百餘人莫不唯唯致謹曰吾翁之教也翁年八十有七其五世孫肅始生賀客趨至翁坐堂上姆抱肅見客顧瞻咨嗟咸起為壽其事可繪而傳也州大夫聞翁之風者按行境上必以礼就見國家有造之初栾公鳳来署州事有故不及其門則致

書喻意若將慊然是時翁猶無恙今不復可見唯是四方之士所以尊高年美善行者其辭固存傳示子孫由是益亢其宗未為無所係顧畀一言以叙之嗟夫人常以家為難治余觀浦陽鄭氏及今吳氏不逮千里之途並以孝友著于二邑之鄙何其盛也余雖不獲造翁之閭登翁之堂如鄭氏相與之親且久而桂侯之言諸作者之辭可徵也獨念翁一布衣男子耳教行於家能為古之人所難者如此彼身荷爵禄民戴其耳目以視聽處勢重矣又有國之政刑在焉宜若易矣然未聞庶幾於古者何哉桂侯儒者也方推其孝友之政以敷于吾郡必知余言非厲天下亦因孝以勸忠焉

三老圖序

浦陽鄭氏由宋著孝友東南逮今同居者十有一世余所見者五世烏幼而同游老而相視無恙最久者惟伯陽兄弟伯陽兄弟二十餘而同毋者三人烏今年伯陽七十有一其弟仲德六十有七仲舒亦六十餘皖壽且康人以為榮而林君子山繪之為三老圖仲舒以書遺余曰古所謂老者將憲以乞言也吾兄弟素敦朴於言語無所取長而威儀動作亦未必可憲也曷取而圖諸吾無惧以紹前美而垂後昆將益脩敬愛以堅睍節則所願耳幸有以激其衰懦余辱命作而言曰天之所畀智不能違天所不畀力不能取予何慊乎真元子氣人鍾其粹者鮮矣粹而際其会又鮮也而保其全又鮮也而況於克昌厥後益又鮮矣故古之

君子言人之善不徒美之必綏之以多福焉故其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稱人之福不徒祝之必介之以眉壽焉故其詩曰旣多受祉黃髮兒齒斯亦至矣而猶以為未盡期望之心焉於是而曰君子有孝子也於是而曰永錫祚胤也言之不足而又言之求其人果孰膺乎之盖亦難矣自成周已然非天固嗇於人氣之所鍾不齊也漢荀爽唐薛元之敬屬人仰之若龍鳳可謂鍾其粹際其会矣而壽考果何如哉徐伯珍李仲黃人稱之為四黃四皓可謂際其会保其全矣其祚胤又何如哉盖未之聞也然則伯陽之得於天者厚矣當天下改物之初伯陽偪處疆場一彼一此敵常利之有乘間之心仲舒遠仕朔土遭世傾覆殊鄉異井無期功之親詎虞白首復有今日之集乎兄兄弟弟怡怡愉愉不待爵祿而多福綏之矣不事服食而壽考介之矣而又甘旨之奉不違於時則有孝子矣孫曾之衆蟄其未艾則多祚胤矣凡詩之所言固備美矣自夫人處之逍遥山阿優游畢世和適而不可哉而仲舒侍其二兄歆乎猶諸生也君子知鄭氏之世德於斯在矣継自今益篤不忘國家崇養老之義憲也乞言也必將有以取之余且望閭而趨采仙華之芝酌麟溪之酒合群從取詩人之辭咏而歌之以為三老人壽是亦異姓兄弟也試以諗諸子山鄭奐故事猶存圖中容有此客否

金鳴集序

物生而形具矣形具而声發矣因其声而名之則有言

矣因其言而名之則有文矣故文者言之精也而詩又
文之精者以其取声之韵合言之文而為之也豈易也
哉近之於身遠之於物大之於天地變之為鬼神與凡
古今治政民俗之不同史氏之不及具載者取而永歌
之載賡之不費辞而及乎形容之妙比興之微若是者
豈非風雅之遺意哉宜君子有以取之吳群高季迪少
有俊才始余得其詩於金華見之未嘗不愛及来京師
同在史局又得其所謂缶鳴集者閱之累日不已合古
今体數百首其事雖微可以備史氏之懲勸其辞則余
之所歎模擬而莫之工者鏗鍧振發而曲折窅如也果
何自而得之方吳群未入版籍不幸為僧竊者據之擅
其利者十年矣士於是時孰不苟升斗之禄以自活藁
缶間季迪日與之處曾不逸焉頎乃率其倜儻倡和乎
山之厓水之滸取世俗之所不好者而好之含毫伸牘
鳴声咿咿及其得意又自以為天下之樂率不足以易
其樂焉此其所得為何如哉吾聞声鍾鏗而立號石声
磬而立動若笙鳴之声果何音也其西音乎南音乎柳太
古之遺音乎不然則天下将治正始之音将作而此其
兆乎何為一旦而及吾耳也得乎天者不求知於人求
知於人者不得乎天季迪不求於余而余知之者商声
之歌不必出於己也而曽子教之姒氏之頌不必費辞
也而後世稱之則季迪之樂亦余樂也嗟夫憧憧往来
朋從爾思孰能為余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乎季迪由是

求之其於道也幾幾矣

屠先生詩集序

屠先生彦德越之諸暨人也先生少處里閈習為吏黄文献公判州事見而才之勉令就學遂折節謝其故等夷專思於六藝之文百家之言久之學乃大進監書博士柯敬仲自京師帰延致吳中率吳中諸生師事之吳為東南郡会而敬仲放達喜通賓客至者非中朝賢貴人則四方之游士數學相長凡國家之故實前伐之儀注咸與有聞方是時天下之知先生者非真黄公當朝公卿大夫着声誉者往往是也元有國自至元承平之後人尚彌文而罕能多不足於用先生雖儒者所負魁然而嵬指畫天下事出入古今成敗利害瞭乎若燭照而枚計近在目中貴人與之游者听其言莫不厭於心然訖不引手援之以為國家用低佪不偶僅以春秋試有司取一教官反出白晳少年下則其平生之情歡愉怫悱憂思怃慨觸於物者宜有以昌其詩而發焉余始識先生於吳中先生長余數歲及再見于婺俱且老矣間相與言詩先生雅不自多乃曰子於詩可謂力扼虎射命中矣余聞之恧甚先生既没余與其二子亦久不見前年伯勤自越来言先生之詩已彙次成秩徵為之叙今仲敬又来復徵余言後死者烏得辞之古詩變而不選選變而為律雖有作者恒窘於声偶研揣之間患不足駈騁以極乎人情物理之妙観於先生春容密栗得之自然時涉恢奇不失乎當能發古

人之所未言而悉吾意之所欲言乃知先生昔者巧力之喻於今見之矣夫詩者所以言乎其志也先生之志不伸於當代豈遂泯而不白於後世乎是用語其二子姑慎藏之天下當有采而傳之者矣

送徐文昭序

古之言吏者以治得民何治也正已之謂也不正乎已不可以正人矣不正乎人不可以得民矣故吏治之失自秦漢始賈誼深詆之為其徒事刀筆以簿書期会為務不知政体也秦漢之制吏必試書法諷書不及九千字者不得為吏上書字不正者輒舉劾其失以秦人之趣簡便而不苟如此是刀筆吏亦未嘗不學也況於古乎故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信安之士徐文昭嘗從其鄉先生習舉子業成起家為吏吏大府數歲不待書秩執政者拔而用之授烏傷簿烏傷由顏孝子得名古邑也文昭循謹而知學良吏也勾稽簿領之外將有以得吾民乎舍正已不可也故鄉人嘉其行而翰為之序

送胡正辭叙

延祐初詔天下郡縣選用諸生為吏諸生多學官弟子習俎豆修詩書之業一旦起家持簿書筐篋與刀筆吏伍或不顧也即有顧為者豈吾諸生哉即吾諸生為之猶不顧也余嘗以是相天下士矣士有胡正辭者受詩於安陽韓先生學既通舉進士不利念其親則皆高年奠得禄以養自越来吾婺居歲餘去補吏台郡戒行李

有日鷹紳交游之士咸詩以餞之余固宗人也迺曰正辞是行也人将以為荣非吾安知子所不願哉子舉進士時吾見子已嶄然矣今反用伍刀筆吏乎殆子之親老矣不可以不仕然國家選用儒者非以簿書期会迎合上官為諸生能也又非以刑法食貨賦税民為諸生習也郡縣文書刀筆吏苟詐而諸生起學官良謹有循行且修詩書之業明先王之道可致太平之治子為吏奉無以刑法食貨簿書期会佐良二千石則吾宗人所望也

黄巖戴氏合族詩敘

黄巖戴志道積貲為霊山大家分給諸子且二十年会有警志道父子辟亂山中人自亡匿不相見者久之事平始歸如故於是其子曰祐曰祚曰禧曰祖曰礼五人者奉其父相與謀曰吾骨肉牽脱虎狼之口而田庐貨賄率不為強有力者之資追念山中日夜悲望恐無復平生歡則今何忍遽自携貳而不共此有乎乃合族數十人同居共爨而志道年六十餘髮不白精力不衰率其子姓習為孝友事朝夕不倦鄉人稱之余聞其事於永嘉李君得其篇什観之乃為之言曰天地之間有生者以類而聚火之為物也陽之屬也故炎而上水之為物也陰之屬也故潤而下上火下澤其性不同故其卦為睽水在地上其勢必合故其卦為比物皆然鳥獣魚鼈之生也其翔而集者必其群而後止其躍而潜者必其隊而後趣其或觸搏噬齧而去者蓋必有異焉者

矣至於人亦然人之相與處者天秩也非物比也國之君臣鄉之長幼家之父子夫婦昆弟自有生以来未之能易也而家為最親今天下不幸多故民苦兵革恒側足危惧即有倉卒扶老携幼流離顛踣於道窘甚輙弃去不暇願男女剪為俘囚殺戮食相吾恐生人之類且縻爛澌盡也於是得戴氏之事以見天理之在人心如青天皎日而人類不至縻爛澌盡者盖有以也夫猰㺄天下之猛獸也其性嗜食人獨不聞麒麟騶虞為其所殘善人君子天寔相之張公藝李自倫之流歷隋氏五代之乱而卒保有家族数世不替計其人在當時智不加於楊素勇不侔於賀若彌善窆不賢於馮道積貲不富於張筠其所積習不過尋常匹夫之行篤於孝敬友愛而已耳今戴氏父子兄弟既析而復合焉是以孝友開迹之始也登登之築基之不固則積之不厚涓涓之流浚之不深則引之不長尚殫厥心哉

國家之制五世同居者旌表其門異時寵渥所加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矣

鄭氏義門詩序

國朝旌表孝義著為甲令以風示海内婺之浦江於是列上鄭氏之行義中書報下如故事賢大夫士莫不聞而美之鄭氏之以義稱者盖延天下矣予獨以予之知鄭氏将詳於天下之人也幼從先生受學舍其家見其二老人順鄉嚴重慎舉動達鄉儻倜不為邊幅然怡怡如也皆有長者之風其下子弟數十人恂恂如也朝夕

出告入面隨才能授以事客至坐堂上左右執酒脯揖
讓升降不敢離尺寸予處其尊幼親疏間既久耳之所
濡目之所染無間言也是時族聚而同爨者已數世
矣上承朝廷旌號且二十年家日以大族日以蕃至今
其義聞益著男女笄冠婚嫁有其節死生葬祭有其礼
相愛以恩相接以文他如義屋義阡以處凡疏遠之屬
發廩捄災以及鄉儕之人其事皆可紀乃會上有蠲復
之令優澤又加焉予故諸生也東鄉而望將為二老人
壽而達鄉已不可作順鄉高年者德固無差而予獨不
得與其子弟相周旋從事惟所以道上德而贊風美者
莫如詩歌賢大夫士既倡為之烏可廢諸生之義徵諸
隋唐以来孝友之家如張公藝宋興王丕李自倫之流
庶幾三代之民故世咸義之所以彰善癉惡樹之風声
者至矣然郡邑齊民猶以財力相長豈不達夫予故論
次其所知者以明國家之恩大夫士之言於茲為稱其
亦風示之意云尔乃歌曰

嬋嫣鄭氏族大以蕃且同義問殷勤印祖父自躬戴
德有田連連有廬翼翼以播以祀以修以蔵以貽孫子
百度孔張世濟厥美人克荷負壽考在堂其從如雨肅
雍孝友莫非爾親厥初有生不異尔身服以世降恩則
岡谿毋傷樹荊永慄瓜瓞乾糇之愆由小失大不見是
圖敬奉明訓推我同姓逮我疏屬曷曰居曷蔵有阡有屋
流風四徂被于鄉閭歲既荐荒我寧弗輸浦陽之江其
派潨潨高門有閎旌命有煒小子作歌告德于曽永言

保之祖武是繩

胡仲子集卷第五

門人同郡劉剛編

心學圖說序

心學圖有說金華鄭彦淵之所著也彦淵之學務心學圖圖有說而駭耳而疑二俊而不能已猶未得於己不求合於人故其言與先儒或同或異不惑於人之是非余始見之而駭耳而疑二俊而不能已猶未釋然乃諗諸彦淵氏上下反覆其議然後知其微意蓋有在矣人同乎以生執無是心哉中虛而神明寧乎五官統乎性情經綸乎萬事其為心豈有異哉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不能不囿於形危於欲而構於物風波之民歟倒置之民歟何其相去遠也冥冥之中獨見曉者何其少也牽而有之則又過中失正惡外物之慮求照無物之地以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皆幻也以有為之法

有言之教皆贅也而亦終不能去之秖自私耳雖曰氣
合於神神合於無吾心齋矣無念無住一超頓悟吾明
心也見性也而於理未能全盡於物未能無外也人與
天地同出一本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彼惡知之哉
彦淵恬處山林洒然有高尚之趣嘗危坐一室通宵不
寐吾惧其去吾門墻而為斯人之歸也爾乃張皇幽眇
致極高廣上浒羲皇心地而與搢紳儒者較是非定可
否於大公至正之域此其志豈苟哉邵子曰心為太極
宇宙分事即吾分事吾分事即宇宙分事其亦
有見於此乎張子曰見聞之知非德性所知其所得者
亦有　於見聞之外乎是自得也苟自德之總方而議
可也　口所言可也不必同也不必不同也道一而已
知之有至焉有不至焉有至焉有不至焉有至焉有不
至焉有不至焉觀不至易矣以不至觀至則難也
若　者固秦逢氏也自離經雜志以至壯未嘗不學即
物以窮理則未之貫也集義以養氣則未之充也而況
元元本本有未易言者欲求之孰從而求之欲舍而去
之孰從而它求之且成心未忘也蝉食經傳閒以至於
衰且老猶紛如也周同也觀於彦淵氏之圖說安得不
駭且疑乎彦淵氏其將鍼砭我乎將授我以天地之鑒
萬物之鏡乎雖然天下之同余病者多矣天下之禁方
不在蘭室者人共傳焉而終不試之書曰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余敢取而書之以冠篇端

華川集序

吾鄉以學術稱者在元中則金公吉甫胡公汲仲焉之倡汲仲子後則許公益之柳公道傳黃公晉鄉吳公正傳胡公古愚卓立並起而張公子長陳公君采王公艸善又皆彬彬和附於下當南北混一方地數萬里人物非可億計而言文獻之緒者以婺為稱首則是數君子實表礪焉逮至正以後黃公猶秉筆中朝於是淪謝始盡而得吾子充紹其聲光子充黃公里中子也嘗負其所有涉濤江游吳中者久之矣又自吳踰淮泝黃河而北達于燕趙留輦轂之下久之訖無所遇合傺然布衣耳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不問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不稱誦其美則其得之黃公者深矣余間謁公華川上頊其所業公不以為不可教引之就學退見子充英妙之氣奕奕文字間未嘗不驟且愧意銳欲追及之其後每見則必出其文以示子而亦每不同雍容俯仰如冠冕珮玉周旋堂陛之上馳騁縱橫如風雲虵鳥按兵行陣之間而音節曲析則與黃公如出一律雜乎並秦而天韻逸發也余亟讀之不暇古之君子病無聞焉有待乎其外也待乎外而聞焉者則君子之不聞者多矣君子之學將以求道而已苟得其道則其見之立言者猶其措諸事業也自吾識之充垕三十年搢紳學者不必才且賢率多就功名以取富貴不旋踵而摧敗身蹈死地勇為倖因者其人往往而子充幸而相見固無恙也以其所得者計之其取諸造物果孰優乎今子充年壯未艾才氣足以有為天苟使之遇合而措諸行事則

不敢知由其所得益推而達之古吾見其無不至矣昔
汲仲有言千古聖賢相傳之道由斯文而知之後之千
古亦將由斯文而知今之道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
必待此而後知其道焉然則子充之文不可不傳也以
余處其師友之間知之深不自知其言之過揆之於道
學術之在吾鄉猶其在天下也吾何嫌而不樂為天下
道哉

送趙子將赴北序

武威余公廷心時達好士雖身處顯官而所至延訪儒
者退然如布衣居渝東二年移病乞去余始以諸生進
謁既而公歸淮南丁太夫人之喪中原構乱淮南當其
衝遂起公衰絰中守鎮安慶天下如公者計不多得
不以廟堂之地處之而置在彊埸恐一旦倉卒非國之
利去年公之客趙子將來言公無恙唯須髮浸白貌加
瘠耳听其言論自分與城存亡決矣子將從公游最久
在武昌時嘗教其子得臣比至京師公為書薦之達官
諸故人自京師至儀真又屬其故人善遇之其來是也
且曰渝東有胡翰者往見之於學當有得也故子將
以公之言為信而不忘余於閭左安知余之非才哉燕
人有石燕人不貴而宋義貴之彼以為玉故也使知其
非玉則委而去之甚於燕人矣趙公宮之垣廩以蒿荻
趙人發而試之箇籜不能過其堅彼惟無箇籜故也使
若楚之多箇籜則安用是哉余見余公之日少不虞公
之惟予有甚於平生知已者嗯燕石與趙之苦楚不足

為世墮終敗析耳然余公之好士則天下之士知之子將在其門非若余之非才也年壯氣銳可以有為於世進之以學可以自至古人顧乃碌碌泯其跡庸衆之中挈挈奔走道路而不暇則人不知也子將家西江豐城有老親在焉日夜念之告於余曰吾棘將南而今反北其旆矣余甚怪之則曰楚氛未靖西江未有歸日京師成遵余公之友也嘗以直道讜言忤柄臣於威嶽方灼之時臨不測之禍而不辟今起而用之吾往依焉嗟乎子將余無以增益子矣何以稽之哉今天下之患四肢不舉者多矣牽朝廷無事腹心可恃也子往而見余公之友盍以東南之事告之如余公者豈宜久在外哉此非予言天下之言也

送陳仲經赴京師序

栝蒼陳仲經將為京師之行其姻友韓進之為之請贈言余問仲經如何人也曰醫者也子知其醫乎曰否昔河東張仲舉嘗稱其術本東垣李氏又善鍼法則其人固善醫也余於鍼砭未暇論嘗聞李氏之學推人之病根於中氣不足其治體以脾胃為主其用謹於內外有餘不足之際窮其補瀉升沉之理隨證加損而為之方其意較可見矣故世多尚之嘗有中風不仁者醫視之投以人參數斤而愈有痢者蠱者醫視之取白朮當歸佐以它劑投之以木香傷中氣人所用者輒去之痢者服之三月不愈又以蠱者之證為不足投某劑亦不愈毋氏始病熱不汗頭若脇皆痛甚七日而氣懣醫視

之或曰此傷寒也或曰非也病且華醫猶恠而視之耳
比余至京師京師之醫十倍而甚於此者有之然不皆
主李氏嗚呼明之患世人以元氣不足為外傷淫邪而
反瀉心肺是重絶其表也安知為明之學者槩以淫
邪積滯為元氣不足視之間有中者則其術神矣不幸
往往而死寧不為之寒心乎若是者蓋有由矣昔明之
之言曰凡外傷有餘之證必見於左手左主表故人迎
脉緩而大倍於氣口或再倍或三倍內傷不足之證必
見於右右主裏故氣口脉大倍於人迎傷重者在少陰
則再倍大陰則三倍是豈不明甚矣乎後之學者得其
書之所言而不得其所不言其於脉固有所不能盡明
者矣苟不能明何怪其誤也唐許胤宗不欲著書以為
脉之候曲而難明　意所解口莫能宣也由
之言豈不信乎世皆知鍼砭刺人一撥見病之
飛矣以故不　輕用就令用藥皆以針砭視之
幾乎余未識　而輒以是告者重進之請
以余所見者　其慎之也仲經誠審於脉而
善學李氏者矣方張君　於
吾見户外之履滿矣

贈楊載序

洪武二年余客留京師會楊載招諭日本自海上至
未幾詔復往使其國四年秋日本奉表入貢載以勞獲
寵賚即又遣使流球五年秋流球奉表從載入貢道里
所經余復見于太末竊壯其行夫夫生不為將得為使

足矣緩頰拆衝之間一言得之足為中國重一言失之亦未嘗不為夷狄侮笑東南海中諸夷國遠而險者惟日本近而險者則流球耳由古以來常負固桀驁以為中國不足制之元入中國所統土宇與漢唐相元中嘗命省臣阿剌罕將兵討日本未及其國而海舟多漂覆不利其後又議取流球用閩人吳誌斗之出師而遣使往喻其國留泉南者　久之訖不能罷豈二　不可制乎亦中國未有以服其心也以一介行李冒風濤之險涉魚龍不測之淵往來數萬里如行國中不頓刃折鏃而二國靡然一旦臣服奉表貢方物稽首拜舞闕下此非人力盖天威也天威所加窮日之所出入有國者孰不震疊因其震疊而懷柔之行人之事也非有陸賈之辨傅介子之勇莫膺其任而載忼慨許國奮不顧身者吾不知其所何負也竊求其故而於駙馬王公見之公在閩中嘗取漢太尉家法書以遺載欲其不失　子孫意者夷人饒於貨寶恒以此啗中國之使中國之使受其啗而甘之鮮不衂於利者使載不衂於利則奉天威命安往而不濟苟衂於利則所奇丈夫檢狎小子之不若耳幸加勉焉　國家委重非特使事盖將授之以政矣

送祝生歸廣信序

余觀秦漢以來學術之盛未有加於宋諸儒者方乾道淳熙間朱子紹明道學之　于東南時則有若廣漢張氏東萊呂氏相與左右而扶持之其它豪傑之士如永

嘉辭氏戴氏東陽陳氏 氏亦皆角立自以其所長暴於一世之間而江西陸子靜氏則又其卓然者也自鵝湖會集而議論往来是非抵牾至不能挈而合之則欲各尊所聞行所知以俟後之君子二子既没國家混一南北表章聖賢之學教人取士非朱氏不着為令於是天下靡然向風顧凡昔之所謂豪傑則已磨滅澌盡雖其說之存者蓋亦無幾矣獨為陸氏之學者今江東西間往往不乏其人世雖欲舍之而終不能之使不得者何也竊徵諸其書不能盡其奥恒思就其人問焉故處州録事鄭復初先生嘗為余言其鄉人祝蕃遠之學出自陸氏且甚高其行今十有五年矣至正丁亥余居先人之喪有友偕客来見者余匍匐釋杖而出望見冠服若不肅即而與之語則樸乎儒者問其家世則蕃遠先生之從子元暉也問先生則即世矣因述其行已之緊先生遇事不顧利害與人開心見誠所至以講學為已任指授有師法尤屬意其門人危素與之語或終夕不寐去輒目送之以為典吾教者必斯人也噫使先生苟在則僕承下風而趨固所甘心焉而今不及見之元暉之所得者又特其地理之說為詳殆其支餘耳地理家者奢尚禍福以惑人徼取重貲而元暉見利不苟趨見不可不苟訖漸濡世澤猶不失為儒家子余聞與之周旋登麓而望指某水某丘類若可徵者窮其故不余告也於其歸省乃率交友賦詩贈之敢致一言曰子之不我告者其術秘耳顧聞子從父所紹於陸氏者可乎余

嘗識危君於京師危君不自言其學之所自子言之又
聞安仁李仲公子之先友也余視其文章不在子從父
下矣子幸歸而拜之以余言質諸先生有若朱子之徒
者其言如此且翹翹然望之先生其謂何哉子它日其
有以語我来

送張傑夫赴廣陵序

張君傑夫以己亥之秋同知信安郡事後二年辛丑余
始辱與之游又二年而君以秩滿調廣陵其子之師祝
彦明氏来告曰行者必以贈礼也贈以言者義也張君
之望於先生久矣今君之車馬有行色先生盍亦圖諸
余聞之矍然蓋學有祠曰文昌祀七曲之神賜姓受氏
揆其初與君同所自出每春秋君必潔牲謁告祠下每
祭必燕洽與諸生極歡而罷且俾紀諸盛美受命既久
訖以衰憊不果荅君之貺徵子吾幾遺之如弁髦敢不
黽勉從礼以奉行之者夫人之相與不以遇合為難其
好我也則望以周行之示其出祖也則致夫靡懈之規
敢不黽勉而繼之以義今天下構兵數歲矣廣陵在東
南為大都会昔之豪華鉅麗皆君所見者一旦蕩無遺
矣直視平野設險以相保孑遺之民望治甚於飢渴苟
能奉簞食勺飲投之即愈黧瘠者戴之猶父母神明也果
何憚而不亟拯之畏天命而悲人窮此其時也君過家
上冢往踐其任幸為我謝諸牧守高盖之車緹油之屏
朝廷所以彰有德者二千石與別駕實共膺之今方修
漢故事顧勉旃毋自處黄霸下也

方山葉君来往郡事其居距學官豫章槐樟之陰相接
謦欬之音相聞也君旦日出署公牘退即從容與諸生
談義歲時往来觴酒豆肉相勞問意未嘗不歡然相得
也於是四年矣書考且去諸生来告曰君之勤於政仁
於民者群耳目不可塗也竊奉承君子之光在詩有之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我則從之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
伊教君則教我矣今君之驌駼在門無一言以道揚厥
美夫乃不可乎先生蔣植曰生之言然甘棠周人所以
美邵公也嵩高周公所以賜申伯也託物造端婉而可
推於政者古之義也君家方山海上食禄于衢即其山
川風土之勝以攄其登高思遠之情不亦宜乎請以是

贈之既而成章屬余叙之余與君東西南北之人也幸
而集爲取詩書法律以相從事以爲其志沾沾自足於
是則末矣往歲東南之民弄兵海上聞其鄉有孝義者
合衆得千百人願爲國先驅出死力討之事垂集而將
帥執狐疑之心不決卒養虎自遺害者至今抱腕此其
人爲如何哉吾恐生不足以知君也君行勉之毋久處
囊中不脫穎而出也

送許祭酒還京師序

元年冬　詔崇國子學大選儒臣以典教事於是許先
生存仁以適用之才名家之學簡在
聖衷由博士超拜祭酒先生既蒞戝致請于　朝俾歸
省先墓之在金華者乃十有二月丙午謁拜墓下竣事

戒行內自京師外及邦
之以為閭里之榮也邦
病將別猶不能已其區
以有大造於海內士無
之顧故知者効其謀勇
蝟興角立一切馳騁以
師友之選者計自漢唐
取天下若無事吾儒求
天下之故培植國家之
之風乎

皇帝監觀古今當四方用武之日即以教國胄子為先
務先生在皇宮歷年既久啓迪弘多至于今茲遂長成
均優渥之恩特達之遇人皆知先生之才之學足以致
之而無忝者也翰於先生之歸嘗聞之曰吾起諸生承
輝明兩之間自視無它長惟一誠對越耳然後知
帝王經緯天人之故培植國家之本有出於知力方術
之外者又知先生所以膺師友之選任道德之重非人
所及知也此易所謂尊酒簋貳用缶者翰也昔嘗受之
先師而存仁独能紹而行之循是以往苟無替焉則閭
里之榮邦家之光斯文之幸也余将他日以為先生賀

送周善長歸省括蒼序

余交善長父子間今十餘年矣至正乙未之夏宣城貢
公泰甫以侍從之臣除閩海廉訪使者道經婺之蘭溪
天盛暑人多患暍遂假溪上民家居之善長侍其嚴君

濟川先生走數百里自松陽山中来見公歡甚叙故舊
之好形之咏言復手書玩齋集中諸詩遺之以歸濟川
至婺俾持示余且徵會爲余於公無能爲役其見察殆
若神交人不知之濟川知之也因識公之末簡後四年
余辟亂山中見濟川于松陽又六年見其子善長于嚴
州壯而美髯漫若不相識者而善長固識之不忘今年
余卧病太末善長以公事至郡數抵余舍言論移日以
小卷三植物請予書之再君子於松取其貞於竹取其直
於梅取其潔莫不有可觀者方天地閉塞風霜之氣凛
然草木能不易其操者寡矣等而至於人亦然不幸而
罹世莫昧衣冠塗炭能不變其志者未嘗無其人亦豈
多得哉始余與濟川相見時海内雖多故民猶晏晏也
往來江湖之上過從寂寞之濱常歡然自得因念在錢
唐夜與貢公共談以矣集豪命余叙之意謂矣集以取
其名節耳公之心余知之濟川知之也濟川嘗謂文學
椽循雅守名檢退休山林高年無恙今又有子如此其
得之家學者乎抑服習賢大夫之流風餘韻者乎其能
潔能直能貞也必矣歸省之日幸致余意於而翁曰謝
家玉樹盡在庭砌矣善封殖之以無忘角弓是歲乙巳
冬十月叙

送袁知州赴寧都序

江西既平執政者選賓長民之吏起袁侯於信安以知
寧都州事信安之師唐公也有僚友之好在時之彦鮮
于必仁名家也有久要之義来謂余曰袁侯行有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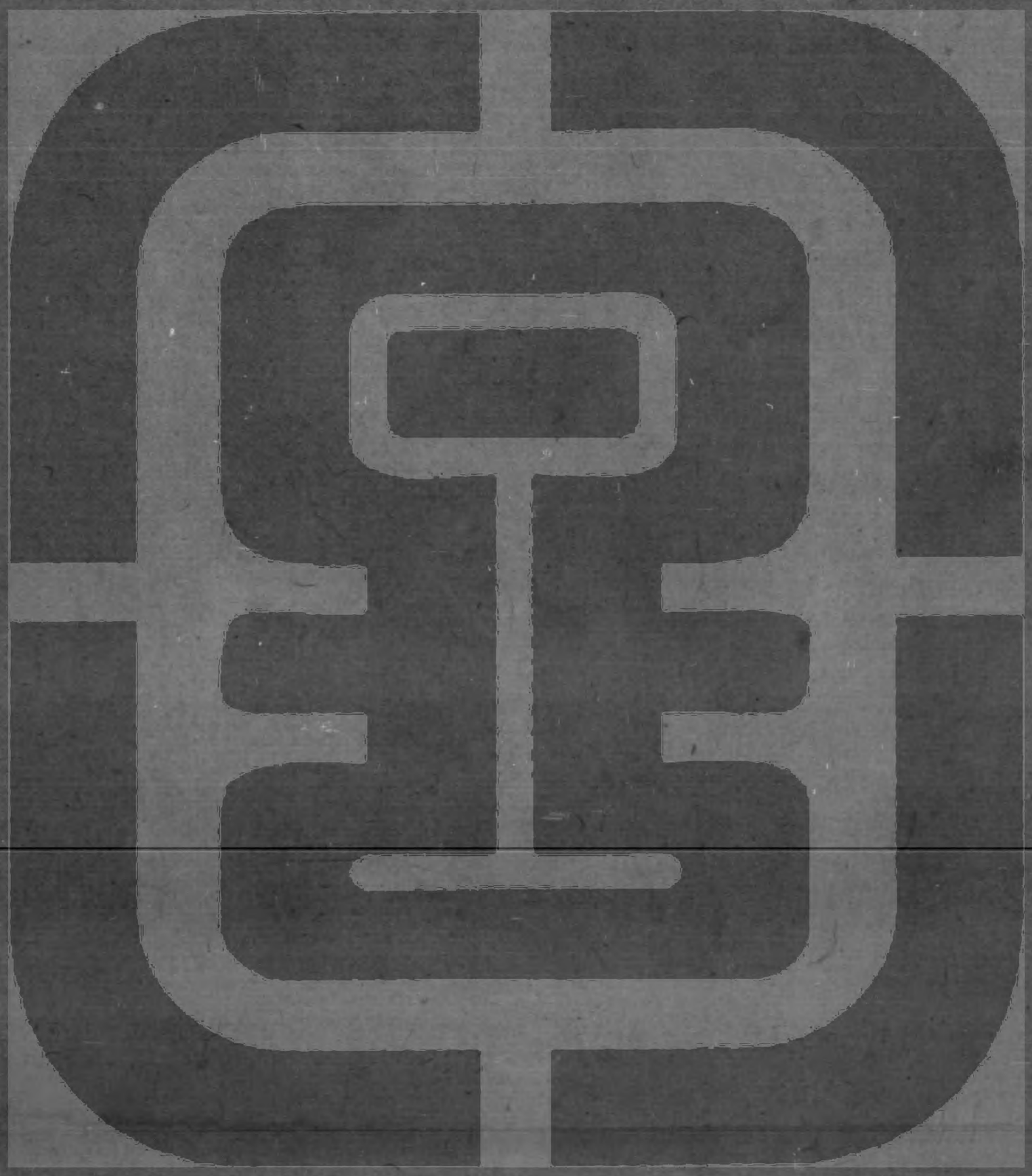
吾屬賦詩頌先生一言以嘉惠之余觀州郡守吏秩不貴於諸侯而勢等而諸侯始封地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而止今郡地千里州猶不下數百里俗之登耗政之小大金穀之出納教化之張弛恒懸於長之賢否由是擇吏者慎之有守焉而無所建明不可也有為焉而無惠愛以加民不可也有惠愛而不知經國之大体猶不至焉也蕪是數者興望屬之而資格不逮猶將階焉而升也豈不難哉今秦侯之為寧都不待積勞書能公府援之將校之列而付之民社之任其賢可知矣秦侯受任釋其乎馬之勞而按夫文墨之事其往宜矣獨侯有母夫人在堂高年七十餘李令伯所謂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者能無慨然于懷乎方是時令伯為此言猶未食晉人之粟也苟仕焉而食人之粟處兩難之勢古之君子蓋有道矣詩不云乎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言行役之遠也又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言王事不可不固也雖臣子之孝思根於天性烏能以私恩廢公义乎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义非忠臣也權其輕重而行之故曰不遑將母蓋難行之父母之愛曷已哉故曰將母來諗今寧都在西江之上計其道理所次有非昔人之倭遲者矣秦侯治其民政成之日迎其親以就養有非昔人之不遑者矣余敢以是勗君之行庶古之义也

送吳思道歸金陵序

東南都會稱金陵為最始余至其地從先生長老考德問道則知李公晉仲之賢次則陳子恭許可進群輩嵚

起亦邦之彦也子恭嘗偕余登石城臨大江四顧徘徊由翠微之顛下憩清涼寺具酒肴談笑為樂懷玉鄭復初先生賦詩薩天錫泊諸生皆和之蓋亦一時之高風逸韵余再至求其人則往往隨牒四方存者無幾矣又其後余至焉則山川改觀求其人之存者莫不化為異物矣及来信安之地亦余故所游者其民物罹兵燹較之他郡凋瘵滋甚顧凡朋類多賓客游士客有吳思道者普仲之鄉人也與可進為同行余往時雖不及識之而翱翔諸公間固久為余言其事歷歷如在眉睫余思普仲不可復作見其鄉人於世異事殊之後豈不猶幸也邪思道甚直而不求異於人甚能而不求售於俗志慕古雅尤善畫好鼓琴居庠序之暇陀於單窶郡邑鮮克知之其知者又力不足振焉於是揖余而別因述夫盛衰之故離合之情而釋之曰天地之化終則有始知恒而不知変則浚恒也知変而不知恒則振恒也浚則困振則亟不知天者也故鳳皇乘乎風聖人乘乎時天将啓之則聖人作矣賢人君子出矣予歸而視夫黄旗紫蓋之氣則知余言為可徵矣幸無效白面書生蟬食經傳槁死而無聞也子其行哉

青霞洞天游記

道家所謂青霞洞天者世名爛柯山即晋王質観奕棋處在今信安之典賢里余客信安頗久非有吏事恒願游以之同志不果今年夏六月七日龍泉章公三益来按郡乃會諸生出城南門輿行十里至武坪又數里渡

沙步溪又出入篁篠中十餘里抵山之麓有寺曰寶巖
觀曰仙集棟宇皆已剥陊日午熱甚道士具名列坐久
之湫隘猶民家耳道士除道遂循觀古拾給而上飛梁
橫亘通趾頂皆石蜷如蝟蝀其下劃然可居得地如坻
者東西深百餘尺廣半之巨木蔽空公與諸生皆集飄
風汎木葉虛徐漫衍後先不絶凉滿襟袖如坐碧雲蒼
雪間求昔人之遺刻唐宋以来陸廢錢顗徐霖游鈞諸
名輩往往可識其它漫漶雖欲識之不可得然惟廢碑
最古侍者行酒酒數行已余與客吳思道旁緣石磴登
山之脊出所坐梁石上四顧皆林阜溪流虵行野中東
南諸峰矗立蒼翠曖靄則紫微也最後公亦挾一童登
之復坐縱談問道士故梅岩精舍所在莫有知者日
且暮悵然有懷質與余皆東陽人書石曰闕逢執徐之
歲有晉樵者之里人胡翰入山與客六人共飲未醉輒
去翰記